

超越實地與模樣

關於圍棋技術的書籍隨處可見，但是記敘圍棋的散文、隨筆卻屈指可數。鑒於圍棋出版方面的這種傾向，有人希望我能隨便談談趙治勳流的圍棋觀，即希望在領教較難的圍棋技術之前，能先聽聽我對圍棋的基本想法。這就是本書的由來。

— — 趙治勳

一、少年時代的包袱

1-1、幼年的體驗

在幻庵因碩的名著《圍棋妙傳》的序文裡，有這樣一段話：「我是在還不懂拿的六歲那年秋天，不幸開始學習棋藝的……」江戶時代的六歲就是現在的五歲。這一點和我很像，在還不懂事的年齡就走上了圍棋之路。幻庵老師說「不幸」是因為他的韜晦。在我，很難說幸福還是不幸。至少在沒有什麼幸福感這一點上，也許和因碩老師有點兒類似。

一點兒也記不得在韓國時的事情了。不是快五歲，就是五歲剛過，那時父親教哥哥下棋，大概把我也帶到了街上的棋社。但這些在我的記憶裡是一片空白。

大哥趙祥衍（日本棋院五段）很早以前曾在什麼文章裡寫道：「治勳只是實戰，定式什麼的都沒學過，只告訴過他一條：對方來碰就扳，對方斷就長……」。想起來就想笑，就教了這麼一條，還教得這麼沒道理，當然我不會守株待兔，我甚至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

最早的記憶是一滿六歲就來到日本，第二天正式與林海峰（當時六段）下了一盤五子棋，並且幸而得勝，後來被木谷實老師收為弟子。從此，記憶的相冊才逐漸加厚，不過，進了木谷道場，一次也沒有過誰來教我點兒什麼，這裡也都只是實戰，少年棋手的學習方法有各種各樣，很難說孰優孰劣。

大概正是那個時候，記不清是《棋道》還是《圍棋俱樂部》上有一篇報導。我學說日語進步較快，漢字不久也習慣了，讀雜誌之類的沒什麼困難，那是一篇不長的報導，向著名棋士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小的時候，關於圍棋，老師是怎麼說的」記得回答問題的好像有三位。

高川格：「老師說，圍棋是搶佔實地的遊戲，地盤大的勝。」

木谷實：「老師說，圍棋是提掉對方棋子的遊戲。…」

岩本熏：「老師說，既不是搶佔實地，也不是提掉對方棋子，而是做兩個眼，求得生存的遊戲，」

也許不是木谷老師，而是藤澤朋齋。總之，回答是三人三樣，說出了圍棋的不同側面和自己的獨特的棋風，也說明了幼小時期所受的教育對以後的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

但是我卻沒有受到過什麼教育，包括技術方面的指導。老師只是默默地看我下棋，師兄們也不教我，什麼都要靠自己去開拓、去發現。這就是木谷道場的自由放任主義。

不過，木谷老師卻只給了我一個人一個特別的任務，或說目標：十歲入段。當時，一般說，十三歲入段的比較多，十三歲左右入段被當做目標。以前比現在更強調早期入段。

儘管如此，十歲還是早，太早了。下達任務的是木谷老師本人，就像公約似的，弄得周圍無人不曉，木谷老師的邏輯是，學了一年就能達到業餘五段的水平，弱齡六歲進入道場，所以十歲也不能說是太早了。

我的精神支柱只有這個目標，可以說其他一無所有，入段比期待的晚了一年，是十一歲，關於這一時期精神上的動搖和變化，我在此前的幾本書裡寫到過：周圍的巨大期待對孩子來說有可能成為負擔，也有可能成為激勵。在我的童心裡，我是把推遲了的這一年當做最後的背水一戰才入段成功的。

因此，在行棋技巧方面，我幾乎一無所知。我也不記得那時我有過什麼技巧，「憑趙治勳那點兒實力，還真入了段」。別人這麼看，我也這麼想。那麼，我為什麼入段了呢？那是因為精神的力量使我發揮出了超出實力的水平。我一直保留著少年時代的這種體驗，我的精神結構到今天、過了幾十年也沒有變。我總是做出超出我的實力的成績，我這麼說，人們也許懷疑我說的不是實話：現在的趙治勳；不可能吧！不過看了這本書就會知道，作為棋手的我，我的圍棋觀念，恐怕和大家想像的差得太遠了，那我也就不必客氣了，該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1-2、超出實力的精神

到日本的第二天，正式和林海峰對局（讓我五子），這既是我的圍棋史的起點，也是可稱記憶的最初的記憶，沒必要做特別詳細的分析，只要瀏覽一下棋譜就能知道，我的棋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充分發揮了頭腦靈活的一面，戰鬥力強，全局的構思也很巧，當時，我自己都以為，我說不定有圍棋的天分。

但是對於當時的新生力量林海峰來說，對手昨天剛到日本，還是個不知深淺的孩子，並且對局是在木谷一門紀念突破百段的慶祝會上，這種時候一般不用真刀真槍，說高抬貴手也許不太恰當，但是誰不想差不多對付一下，早點兒了事呢。這如果是在道場裡的訓練，根本不用客氣，肯定得讓我七子、八子。

所以，不能根據那一局就說有沒有才能，實際上，棋力比看上去的要低。正像前邊所說，我是用精神力量來彌補才能的不足。

人們常常隨口就說才能啦、天才啦，然而這些詞彙究竟說出了多少實際情況呢？說心裡話，我從沒覺得自己在圍棋上有出眾的才能。

為了不至於誤解，我再強調一遍，我那樣說既不是客氣，也不是謙遜。而是說真心話。「你既然沒有下棋的才能，那你有什麼？總得有點兒什麼吧！」圍棋。將棋。體育運動都是與對手比高低。比到最後總得有個勝負輸贏。我總覺得，這與自己的性格不相符，而一個人創作點兒什麼的工作好像更適合我的本性。這種想法很早以前就有，直到如今還盤據在我的心頭。

「但是，你下棋下到四十多歲，並且留下了這麼多業績，卻說沒有才能、棋力欠缺，這是要遭報應的。」遭報應，說的沒錯兒，非難，我也認真接受，越說沒才能的人越有才能，人們也許這樣看。並且都這樣看的話，我也許就顯得更棒了。

大量這樣的看法，大量這樣的錯覺……每個棋手的世界都少不了這些。這對健康的、不健康的、正常的、不太正常的棋手來說，都一樣。

那麼，我為什麼說自己沒有才能、棋力欠缺呢？

這些都源於我幼年時代的體驗，並且這些體驗現在還起著作用。當然這裡不是在說這些體驗的好壞，而是說這些體驗偶然被我經歷到了。

說起來，六歲出國是好呢，還是不好？雖然圍棋雜誌常常登載關於道場熱氣騰騰的生活場面，關於少年棋手可愛的生活場景之類的文章，但是作為弟子，我們卻各有各的煩惱。並且最終，這些煩惱大都還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消解。

沒有才能、棋力欠缺的想法產生於最初：

第一，年齡大小，連日常生活的規則尚且搞不清楚。

第二，身量太小，完全是個毛孩子。師兄們幾乎不把我當做他們的師弟。

第三，這是最重要的：我的棋在道場裡是最臭的。從北海道到九州，來自全國、被稱做「地方上的天才少年」的孩子有很多，他們無論年齡還是棋力都在我之上。當然，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作為其中的一員，卻不能心安理得。

儘管被稱做漢城的神童，但是在道場裡，只是普通的孩子，並且是最弱小的毛孩子。這一時期的幼年體驗，誇張點幾說，就像是精神上的外傷，使我直到現在還覺得自己沒有才能、棋力欠缺。

也許有人會說：很難理解，過了三十多年還這樣想，肯定是吹牛。也許是不好理解，但是我絕沒有吹牛的意思。到現在為止，我一次也沒有覺得自己的棋厲害。自己具有圍棋的才能。在這一點上，大概大部分的專業棋手都有同感吧。

1-3、自負的意義

就人生的可能性而言，如果我在韓國再多生活一段時間，那會成為什麼樣子呢？可以肯定，會成為充滿自信的自負少年，那時，因為還沒有兒童和少年少女的圍棋比賽，所以我是在很多棋社的比賽中奪得了冠軍、出了名的。

成為自負少年這件事本身沒什麼不好，可以等到鬥志發展起來之後再來日本。比如柳時薰、趙善津他們就是這樣一代人，並且現在他們在日本也取得了成功。

要是舉一個極端的例子，那就得說李昌鎬了。他沒有離開過韓國，作為韓國的自負少年成長起來，並且作為自負少年奪得了天下。可以想像，我所飽嘗的幼年體驗的滋味，他可能一點兒也沒有嘗到過。

這樣看來，什麼時候入門拜師是因人而異的，我現在也收弟子，並且以後也打算收下去，當然，事先判斷孩子是否有前途的事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對孩子說出「願意的話，可以到我這兒來」，這是需要勇氣的，並且什麼時候說，也是經常煩擾我的問題。

我作為師父，根據經驗得到的一般結論是，不希望孩子在七八歲這樣較早的年齡進入道場，當然在地方上，就是成了自負少年、棋力有所增進，也屬於沒見過大世面。但是在少年時代成為自負少年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可以培養自信，另一方面，鬥志也充分發展起來了。即使受到攻擊，也會有膽量把進攻看做「臭棋」，也會有旺盛的鬥志進行反擊。處於這一階段再入門拜師，這就是趙治勳道場的一般標準。

在這種意義上，我六歲就來到日本，這只能說是一個例外，和其他人的情況無法比較、對照，這種例外恐怕不會再有了吧。

不過，正面因素和負面因素也會自然而然地取得平衡，在精神和肉體上過於幼小反而說不定是件好事。由於過於幼小，「這給我危險」的意識和「這使我安全」的意識都能得到充分的培養。兩三年以後，也許還會失敗，但是五六年以後就會成功了。

本書主要論述我的圍棋觀、我對圍棋的看法。然而開篇我就聊起了我的幼年體驗，讀者也許會感到奇怪，但是除此，讀者無法理解我對圍棋的看法。

總之，我無緣成為自負少年，這是我和其他棋手不同的地方，過了四十歲，我才得到了這些頭銜，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是別人，還不知怎麼威風呢，但是我卻怎麼也威風不起來。如果能自負一點幾該多好啊，可我幼年時代的缺憾卻一直索繞著我。

沒有自負心，於是就沒有一局接一局地贏下去的自信，反而有一種不安的心理：下一盤大概要輸，以後也許贏不了了。也許有人會說，贏不了有什麼辦法，只好認倒霉，當然，這也是個辦法，但問題是，從以前到現在，在我一直擺脫不了周圍的棋手都很強這種意識。

幾十年如一日都擺脫不了這種意識，這樣的話，我也很擔心這本書恐怕會成為一本極為幼稚的「談藝錄」。

下面我將詳細談到實地與厚勢、模樣的關係問題，因為與一般的看法很不一樣，也許會使讀者感到驚訝，我的棋風源於少年時代沒有經歷過自負少年的階段這一事實，即使我鋪開了模樣，對手也會大膽地衝進來，結果我還是大敗，總是擔心早晚會被打垮的這種心理狀態，就是由於「周圍的棋手都很強」的意識造成的。

所以我以為，專業棋手的棋風。圍棋觀都是在少年時代就逐漸形成了的，不用一一例舉，一流棋手都是如此，說起來，怎麼也無法超越自己的棋風，這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是棋風和圍棋觀是可以隨年齡漸長而日益精進的，少年時代在精神上留下的印象也不會一生毫無變化。

二、勸君取地

2-1、為什麼取地

人們都說：「趙治勳的棋是取地的棋。」報刊雜誌也頻頻這麼宣傳，算起來，也許我取地的棋比較多，所以人們才這樣說，報刊雜誌怎麼寫，那是報刊雜誌的事情，不過我覺得，對於實地，厚勢、模樣這圍棋三要素，圍棋記者們有著極大的誤解。對此，我想具體說說。

我想先說的是，「取地」本身談不上好壞。同樣，「製造厚勢」。「擴張模樣」也談不上好壞，它們只是行棋過程中的一種手法。

它們都只是圍棋的正當手法之一，所以當專業棋手告誡圍棋愛好者「不要一味地取地」的時候，愛好者們還會感到很驚訝：「哎，是嗎？」圍棋當然是搶佔地盤的遊戲，但問題是取地的方法，本來是技術方面的問題，卻當做了價值判斷的標準，當做了普遍真理。

本書希望幫助讀者正確地理解取地的意思。

在趙治勳道場，不管專業棋手，還是棋院院生，一概互先，並且一般是一著三十秒的快棋。在看棋力較高的人和棋力較低的人對局時，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剛覺得棋力較低的走得不錯，較高的就開始打入了，即打入對方的模樣。一會兒，打入的棋子不但沒有被吃掉，反而把模樣弄得漏洞百出，甚至殺死了對方的棋子。

每當看到這種情景，我就不禁想起自己的過去，我小的時候正是這樣，沒有才能，棋力欠缺，具體指的就是這種情況。這時，幼年時代的體驗也會又在我腦海裡重現。

那麼，經歷過自負時代的少年會怎麼樣呢？

以自負少年為對手，是不敢打入他的模樣的，因為打入進去反而會被吃掉。當然不一定總是被吃掉，不過孩子王們對自己的棋力充滿信心，所以會想辦法讓你出錯。我因為從沒有過那樣的自負時代，自己的模樣總是被對方毫不客氣地打入進來，一點點地蠶食掉。所以我到現在也不敢走模樣棋，大概因此，我的棋才被稱做取地的棋。

當然也有和我正相反的人，喜歡擴張模樣，喜歡攻擊打入進來的棋子，喜歡提掉對方的棋子。比方說，武宮正樹。他原來就很厲害，小時候是個典型的自負少年。和我的膽小正相反，他是你敢過來，我就宰了你的架式。這種架式如果不叫自負，也可以說成是拼勁兒十足，這就是為什麼武宮能創造出他的宇宙流的原因。

也許有人會問：你小時候膽幾小，那麼現在呢？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儘管幼年時代的體驗十分重要，但是那畢竟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人不是總在不斷變化嗎？

就是說，你以前也許是真是那樣，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吧？難道不想試試模樣棋嗎？其實，我自己也有這種念頭，趙治勳的棋不單單只是取地的棋。比方你翻開《圍棋年鑒》，就可以知道，從很早以前我就走過不少模樣棋。

我覺得我是進行過各種嘗試的。四十多歲的我已經不是十幾歲的我了。不過只是我的各種嘗試不易被人發現，因而沒人提及罷了。當然，我不是想讓誰來注意這些嘗試，而是想清清楚楚地告訴圍棋報刊雜誌，特別是圍棋記者，圍棋的三大要素：模樣、厚勢、實地是什麼意思。

不單單向人們傳達誰勝誰負，更重要的是我們棋手的具體感覺方式和思考方法，不單單在我們棋手的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決勝戰的時候，我們的感覺和神經高度緊張，這時我們都想了些什麼，這些深層的東西是必須告訴讀者的。這樣，趙治勳的棋是取地的棋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也許就會不消自滅了。

2-2、取地才能厚實

對於取地，我認為大多數業餘愛好者，甚至連一些專業棋手都抱有誤解，所以在這裡再談一談。

「實利對厚勢，黑棋已得到了 10 目實地。」

「黑棋得到約 15 目實地，基本可以與背後的白勢抗衡。」

我們經常這樣說，並且這種說法在圍棋雜誌和棋書中也常見。這話雖然不錯，但是只用 10、15 這樣的數字來評價實地，充其量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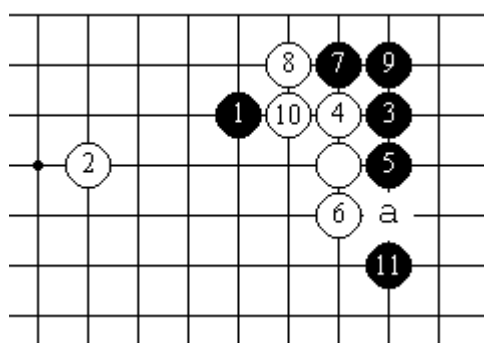
當然，圍棋歸根結底是爭奪實地，下到終盤的話，10 目就是 10 目，15 目就是 15 目。但是在一局棋的中盤階段，實地的價值是不能用數字來衡量的。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看與實地相對的厚勢。如果要問厚勢到底是什麼；根據人們的不同感受，回答會各種各樣。不過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點：

1. 因為城牆很堅實，所以很有力。
2. 因為具備寬裕的眼型，所以很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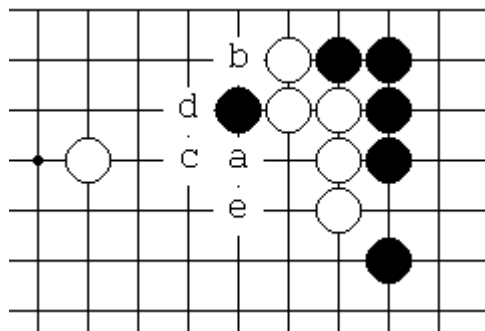
這兩點其實說的是一回事。因為，背後的城牆很堅固就意味著有寬裕的眼型，不怕攻擊。

我們再來看看實地是什麼。先看一個例子，圖二是一個普通的定式，一般認為黑得實地，白得外勢，黑地約有 10 目，並且黑棋靠這 10 目基本上活透了，雖然 a 處的缺口可能受攻，但是沒有直接的危險，如果遇上打劫，接連而來的兩手棋可以將其攻破，但這只是例外，因為黑棋完全成活了，可以換句話說，黑棋很厚實。



圖二

取地就是厚實！我們首先必須清楚地瞭解這一事實，圖二的黑地約有 10 目，所以很厚實。那麼白棋如何呢？一般都說白棋很厚實，果真如此嗎？請看圖三，如果白棋不採取什麼手段，黑外面一子生氣勃勃，很難說白棋城牆厚實。它只是一個模樣。



圖三

再加上白 a 一手棋，總算有點兒厚實了，儘管如此，黑外面一子還有生氣，黑 b 的立，黑 c 的扳都很有餘味。

這樣看來，在這個定式裡，厚實的當然是黑棋。又厚實，又有實地。應該說，有了實地才能厚實。只有有實地才是真正的厚實。而白棋卻不厚實，目前只是前途不明的模樣。

不過因此也不能就說黑棋有利。因為黑的實地受到限制，不大有發展，而白的模樣有可能膨脹得很大。這就是現實性和可能性的對立。

我這樣說是根據一種觀點，或說判斷方法。行棋當然總是與全局有關，在多數情況下，僅僅根據部分的利害就下判斷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打個比方」，我們這裡關心的是前途不明的白棋的發展，假如就目前的狀態，白棋不再費一手棋就能把白地保住，那麼可以肯定是白棋好，相反，如果白棋不得不在白 a、白 b 等處下子，這樣白棋的效率就太差了，不能不說白棋不利。

黑棋不會讓白棋膨脹得很大，於是就搔擾，就侵消，或者考慮進攻。這樣就如前邊所說，還是有實地的一方厚實。因為厚實，因為強，所以才能斷然採取各種行動，因為有了實地，因為厚實，站穩了腳跟，接下來才能大踏步前進，這就是棋道。

但是挑戰要有個限度，這才是問題所在，這時最重要的就是所謂與周圍相配合的全局判斷，不僅業餘愛好者，我們這樣的專業棋手也常常為此而苦惱。挑戰主要有兩種：

1. 盡全力向白棋的城牆發起進攻（比方說，黑 b 的貼）。
2. 搞一定程度的妥協，滿足於適當的侵消（比方說，黑 e 的跳）。

判斷根據棋局，這是至難的問題，但是不管怎麼說，取得實地的一方必須懷有下一個目標。須清楚地意識到，比起對手的模樣，自己的棋要堅實得多。

2-3、什麼是「地鐵棋」

取地則棋厚。具體說，有了時機就要切實地取地，這才叫厚實，真正實踐這一觀念的專業棋手至少有兩位。小林光一和林海峰。至於我，儘管我想要跟他們看齊，但是目前還達不到他們那樣的水平。

我甚至想說，要學小林的棋！要學林海峰的棋！他們絕不會白費力氣，該妥協的時候妥協，但是切實地爭取實地，該拿到手的拿到了，所以他們的棋總是很厚。

請特別注意「妥協」這個詞，這正是我怎麼也做不到的，就是說，「這裡到此為止」，然後果斷地撤兵，我怎麼也做不到，但是小林卻做得很地道。

開始一點點兒地搶佔實地，作為資本，這些實地又一點點兒地加厚。擺小林棋譜的人一定會注意到這點。也許應該說，必須注意這點。

以前，有人管小林的棋叫「像地鐵一樣的棋」，但是小林根本不在乎，還留下了豐碩的戰果，因此說，小林很了不起。

「地鐵」的意思是指，周圍的景色全都看不見，並非不明白這個詞兒的意思，但小林流的「定形下法」當時在棋壇十分有名。因為從序盤開始他就一步步整形，我本人也多次感到震驚。

他的這種風格被評論為地鐵棋。一位一流棋手評論說，小林從一開始就將圍棋的寬度及無限的可能性抹殺掉了，確實，小林有這樣的傾向，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小林就是靠著這種風格戰鬥在第一線上的。因此我覺得，他這不也挺好嗎？關鍵是你能不能贏小林。

這些暫且不論，這樣的評論居然在圍棋雜誌上洋洋灑灑地登了出來，真令人吃驚，就是說，令人不快的諷刺挖苦原封不動地印了出來。不知道雜誌的主編怎麼想的，這只能讓人覺得圍棋雜誌太沒水平。

棋手可以任你怎麼寫，但是讀者讀了以後沒準幾就相信了。而且報導又沒有一點兒真實性，什麼地鐵棋、什麼定形下法，這只是表面現象，小林光一的圍棋本質是以確實的方法取得實地，然後以實地作為厚勢發展起來。正是這樣。而至今為止，對他的優點、特長進行報導的報刊雜誌恐怕一家都沒有。

如果說到我個人，也是蒙受大量干擾的棋手之一。不管別人說什麼，寫什麼，最終，我們這樣的棋手只有把那些閒話當做耳邊風，裝做什麼也不知道，一心只想著，只要做出成績，管他說什麼呢…

關於我，也有很多過火的言論。什麼「堅忍」啦、什麼「就靠黏勁兒」啦，所以我從小就絕不看報紙、電視和雜誌關於圍棋的報導，不看圍棋報導，對於棋手來說，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一項。

可是有時候，也會漫不經心地翻開雜誌，掃一眼開篇的對局解說，這一掃可不要緊，是正經的人材在解說我的圍棋，文章也是正經的人材執筆。像「堅忍」

之類奇妙的形容詞確實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解說內容的幼稚，不能說有什麼錯誤，可是對棋手殫精竭力的地方隻字不提。

「趙棋聖這一著有問題，致使形勢轉危，」看到這樣的記敘。真可謂嚇一大跳，形勢怎麼就轉危了呢：真想說，「那麼我們接著下。」

雖然這麼說，但也不是所有的報導都不可信。人們能夠看到圍棋方面的報導，是因為有了解說的人，不過，我個人因為理解、解讀別人的對局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所以幾乎從不接受解說對局的工作。如果有了解說不到的地方，對對局的棋手不是很失禮嗎？年輕的時候也接受過解說的工作，為了研究一局棋，大概要用掉三天的時間。現在我實在沒有這個精力了。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解說的話，解說自己的對局最好。

說著說著又離題了。我的主題是實地與厚勢、模樣，那麼回到主題上來吧。

2-4、應該提防的一點

有人在教棋的時候說，「棋子要向上發展，不能總是留在下邊。」我們在聽到這樣的教導時，就要提防了。圍棋並不是往上走就能發展，在下面爬就沒出息的事情。就是走中腹，如果牆壁上有窟窿，這樣，非但不厚，而且很薄。就是在邊角爬，如果有了堅實的實地，棋也是厚實的。這我已經說過了。

不過，具體情況要具體對待，局面總是千變萬化的，絕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真有一味往下爬的人，作為有益的指導，告訴他「要往上發展」，這當然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在回答「棋怎樣走才算最好？」這樣泛泛的問題時，如果一概告之以向上發展，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非要用上、下這樣的詞兒，那麼「走著上邊想著下邊，走著下邊看著上邊」這樣的回答更為妥當一些。

這種表裡一致、這種多面性正是圍棋的特徵。

一般說，圍棋報刊雜誌和圍棋宣傳的表述方式都很不得要領，大部分都很膚淺。不可否認，不單圍棋、將棋，任何體育項目的報導都存在著這種傾向。新聞、報導屬於賣不出去不行、多賣多得的世界。這就需要簡明易懂，有時候還要有煽動性。當我買了體育報閱讀棒球、高爾夫球的報導時，確實感到那些片面性的東西看起來最方便。

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說到圍棋，我不單是專業棋手，還是報導的對象，令人無法忍耐的報導實在太多了。前邊說到的地鐵棋就是典型的一例，片面地報導小林的一個方面，就此意義，應該說報導本身就是「地鐵式」的。因為他們並不想全面報導小林的棋風。

我已經說過了，不管別人怎麼說，怎麼寫，大部分棋手都保持沉默，一心下棋。我就是其中之一，到現在為止，我沒還反駁過一句話。這是因為一一做答容易被誤解為個人的恩怨，並且在感覺上也顯得有違修養。

不過，既然接受了寫作本書的任務，內容又不僅包括個人的喜好。感情，還要涉及圍棋的本質問題，那麼借此機會談談我自己的想法，也算是一種風流吧。

再追加幾句。「棋子不能總是留在下邊，要向上發展」這種說法多少總是給人高雅的感覺，它不是圍棋技術論方面的問題，多少讓人聯想到審美意識方面的事情，也許它與日本圍棋的悠久歷史有關吧。

確實，不要沒完沒了地在狹窄的邊角上做文章，應該大大方方地放眼中央大場，這種棋風古來自成一派，到今天，這種審美意識仍然很有影響，關於這一點，我不敢完全肯定，但是與圍棋歷史不長的韓國，還有中國相比，日本有其獨自的圍棋觀。這是可以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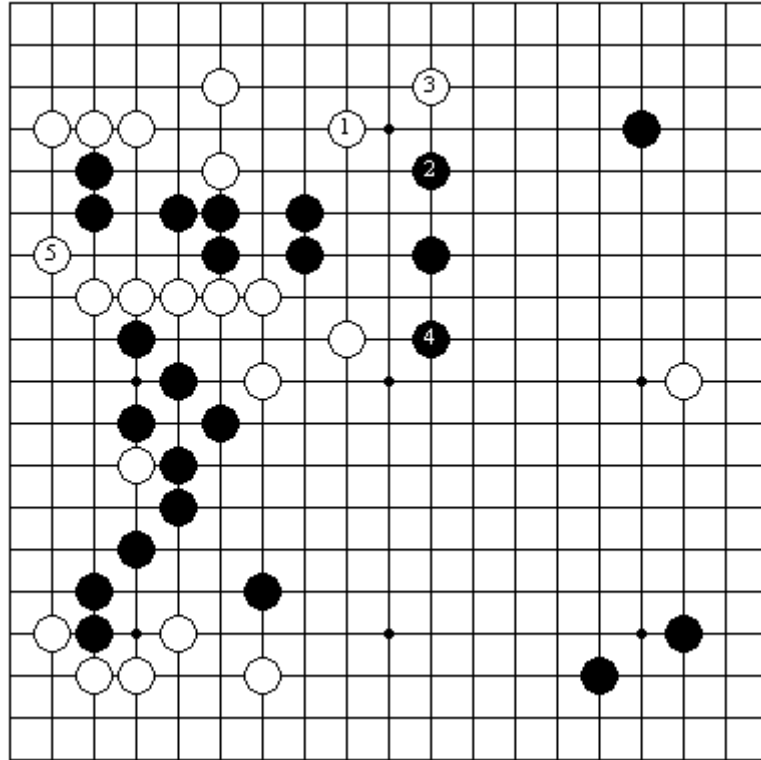
自然，一派只是一派，還有其他不同的流派，有很多偉大棋手就認為，上下本沒有什麼關係。這些偉人在令人難以思量的狹小地方引起爭端，結果使全局隨之風雨飄搖。

如果不談圍棋的話，不要鼠肚雞腸，而要大大方方，這也是日本人審美意識的一個部分。因此「棋子要向上發展」這樣的教導一出籠就會受到歡迎。說起民族性的問題，也許扯得太遠了，但是我總覺得多少有點兒歷史的影響。

如果僅就圍棋技術論而言，對「棋子要向上發展」這樣的說法還是提防一點兒為好。像大大方方、鼠肚雞腸這種帶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詞盡量少用。不是因為棋形看上去大大方方就好，也不是因為在鼠肚雞腸那麼點兒地方就搞不出名堂。棋子向上，或者向下，這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

2-5、取地就是施加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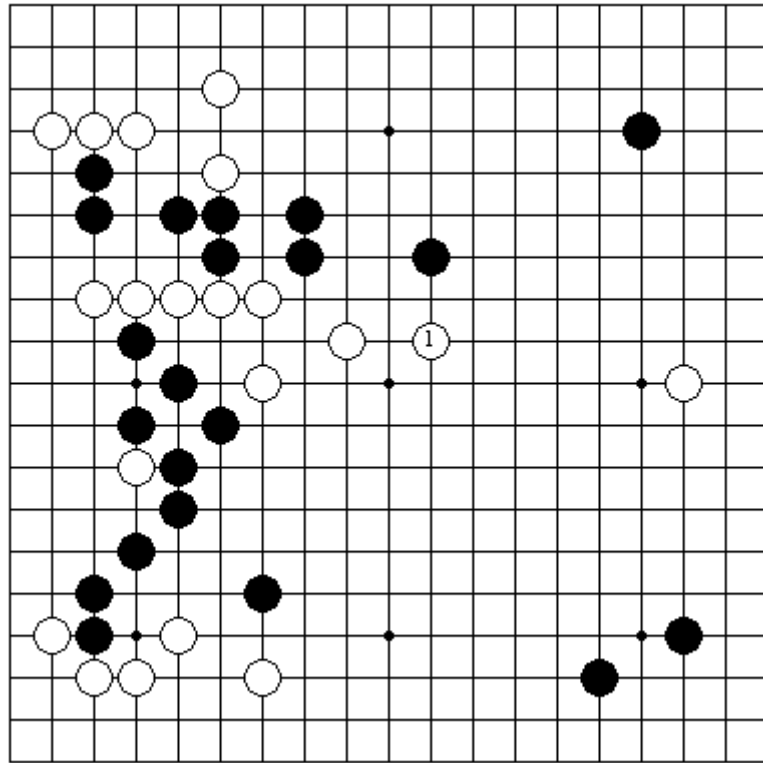
圖四之一是名人決勝戰中的一個場面，我執白。至此，白棋左邊被提掉一子，有點被動。另外，白5的尖也沒有什麼意思。



圖四之一

但是先不考慮這些，請注意白 1 到黑 4 這幾著棋。

關於白 1 和白 3，當時的評論是，「白棋光知道搶地盤」。言外之意是，這樣搶地盤，將來可不好收拾。那麼，不這樣走，怎麼辦呢？像圖四之二那樣跳，不是很正常嗎？意思是說，這樣的節奏才不緊不慢。「一般」、「公認」、「正常」是常用的圍棋用語，這些詞兒有個共同特徵，就是曖昧。



圖四之二

當時的評論代表了多數人的意見，可以說是公認的。那麼，我就是少數派，也許只好縮頭縮腦地聽著，但是，「一寸的蟲子，五分的魂」，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但是不管怎麼走，都是根據某種明確的考慮。這種考慮不一定肯定對，但是至少，我是認為對才這樣走的。

周圍的人們這樣看：白棋先搶到實地，然後左邊的那塊白棋再想法兒做活，儘管如此，搶地盤搶得有些過分。

但是，我想的完全不是這樣。像圖四之一的白 1 和白 3 那樣的著兒，根本不是取地、不是搶地盤兒的問題，這裡，我特別希望得到理解。

我一直認為圍棋是這樣一種遊藝，即不管什麼時候，必須下讓對手感到威脅的子，不能下對對手沒有威脅的子，這就是我對圍棋最簡要的看法，換言之，就是給對手以壓力。

我從小時候就一直抱著這種觀念，現在依然如此，大概將來也不會變吧。

道理用語言說明起來很抽象：比方說，有兩個力量相抗衡，一方有點兒弱。很清楚，弱的一方如果一味逃跑，很快就會陷入敗勢，這是我們靠經驗就可以理解的。

逃跑並非不可以。但是在逃跑的過程中，不下出讓對手感到威脅的子，不做出反擊的姿態，就不會有爭奪勝負的戰鬥。話這樣說，沒人不同意，誰也不會覺得沒道理，可是為什麼面對圖四，大家的意見就不一樣了呢？

愛吃蘿蔔的不吃梨。這我承認，各有所好，一個人一個看法，感覺方式也不一樣。同畫一幅風景，有人覺得山是藍的，也有人畫的山是綠的，也許還有人選擇黑色。

正因為圍棋這種遊藝充分發揚了這種個性的差異，所以既可以說它不好對付，也可以說它豐富，還可以說它深奧。

不過圖四之一的問題還不單是感覺方式的問題，其中潛伏著更為根本的問題。

先說結論：白 1 和白 3 不是搶地盤兒，而是奪取那塊黑棋的根，或說根據地，奪取根據地，就是說，讓對手感到威脅，給對手壓力。

那麼圖四之二的「正常」的一著又怎麼樣呢？到底這一跳意味著什麼呢？不知道白棋接著打算幹什麼，也不知道結果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先不說以後，目前，這一跳到底是為了什麼，我一點兒也看不出來。

就是說，這一跳沒有給黑棋什麼刺激，「正常」往往說的就是這種曖昧的著法。當然，我並不是說，一盤棋的每一著都有著明確的目的。

但儘管如此，我到底還是不明白這樣的著法有什麼好，回首自己的圍棋歷程，像那一跳那樣的著法，我常常是視而不見的。就是後來有人告訴我，我還是覺得不可理解。

正因為如此，才有評論說，趙治勳的棋沒有妥協啦，很嚴厲啦，走極端啦。批評，我無條件接受。但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的棋嚴厲。

我關於圍棋的基本觀念，如前所述，來自於幼年時代的體驗，並且一直保持至今，棋力高於我的人或師兄打入我的模樣，於是我的棋被沖得四分五裂，瀕臨絕境。這時候，如果我能一著不錯，徹底圍殺對方打入的棋子，也許我的棋風會是另一副樣子，成為一位信奉力量，不管對付什麼局面，都絕對充滿自信的棋手。比如，像武官正樹那樣。

但是我的情況正相反，我的出發點就是沒有自信。因為我的出發點是戰績高於實力，所以我對我的棋一點兒自信也沒有。這就是我幼年的體驗。

在這種情況下，在我的童心裡就萌生了一個念頭，我在努力探索一種東西，一種叫做棋子的根的東西。我要讓棋子有根。因為我實在想要確實的、堅固的、不可摧殘的東西。

在本書的開篇，我曾談到木谷老師、高川老師、岩本老師，我的情況是，沒有人教過我，從開始就靠自己體驗，如果與三位老師相比，我對圍棋的看法是：

「圍棋就是讓棋子根深蒂固。」

雖然我一直這麼想，但是把它叫做趙治勳的圍棋哲學，我又不敢當。這是經過漫長的圍棋生涯自然而然形成的想法，只能算做一個棋手的經驗之談。

- - 多少要給對手以威脅。
- - 把對方棋子的根拔掉。
- - 讓自己的棋子根深蒂固。

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棋子就無所謂上下了。不管棋子在上（中央）、是在下（邊角），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個。喜歡中腹的人和喜歡邊角的人可以各行其便。

但是不管喜歡什麼，在根本上都必須有一個堅實的根基，這是不可差之毫釐的。為此，我特別強調堅韌不拔的精神，尤其是對專業棋手而言。我曾提到了小林光一和林海峰，從確實的實利（根據地）開始向全局發展的不可抵擋的力量，這只能是堅韌不拔的精神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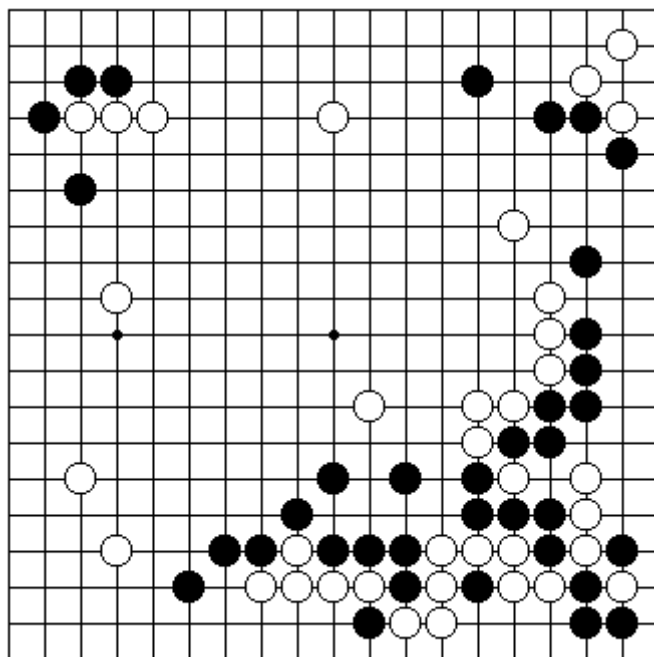
如果我是江戶時代的棋手，比如是本書開篇登場的幻庵因碩，寫到這裡會添上一句：

『請諸君明鑒。』

2-6、進攻模樣

圖四的實戰沒能列出具體的參考圖，也許有點幾不好懂。因為有關圍棋的基本思想，這裡我再例舉一個特別簡單的實戰。

圖五之一：這是名人決勝戰中的一局，我執黑，輪到我走，作為下一手的問題，這個例子可能最合適。問題的難度也適合於一般業餘棋手的水平。



圖五之一

先把握一下整個佈局。下邊和右下邊的攻守告一段落。白棋侵入右上角，最後一手的白在右上 2.2 位虎，有打劫的意思，如果詳細分析：

右下方的戰果，白棋處理得比較巧妙，因此形勢要求黑棋必須採取決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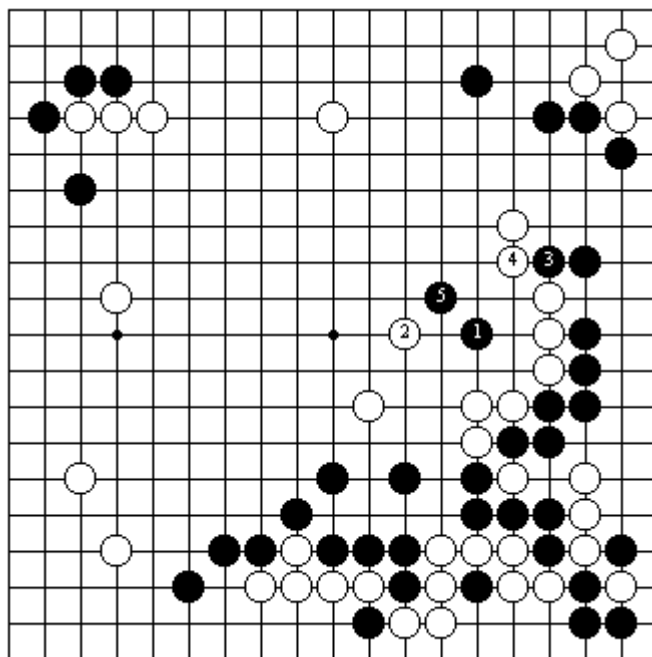
不過，這時候可以不必去考慮形勢上的微妙差距。因為它並不影響下一手的問題。

從右邊到右下邊是黑地，白五子被圍，這是一大塊實地，毫無疑問。不僅大，而且很堅實，就此圖，有兩個人說出了不同的意見和感想。

A：「下邊和右邊告一段落。中央好像是白的模樣。這樣的話，應該考慮右上角的劫，或者上邊和左上邊的大場，」

B：「右下邊的黑地十分堅固，應該利用起來，這麼厚實的黑棋，只要敢下，不是有很多可行的方案嘛。」

B 的感覺和想法高出一籌。不過，想法雖然好，但是具體怎麼做，下面怎麼走，是個問題。



圖五之二

圖五之二黑 1 衝擊要點，攻擊白棋模樣。從白 2 開始了雙方的進攻和防守，根據白棋的對應，可能會出現各種不同的變化和進程。

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現在，當務之急是必須進攻這塊白棋的模樣，並且這塊模樣只有黑 1 的位置是要點，就像 B 所說，周圍的黑棋很堅固，所以應該進攻白棋模樣，而且這種攻擊很容易成立。

如果在這裡不採取什麼措施的話，情況如何呢；那麼白棋不用著手，就淨得十目或十五目。用不了多久，黑棋就會敗下陣來，這時候如果示弱，就等於認輸，因此，在當前的局勢下，黑棋的生機就在於攻擊白棋的模樣，只有這一條活路。並且機會就在現在的一瞬間，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果還磨磨蹭蹭地著手別處，就貽誤了天賜良機。

再一次明確基本觀點，在圖五之一中，怎麼看待中腹白棋的模樣呢？是厚還是薄，是強還是弱：因為有很多人認為它厚，所以需要再次確認，如果認為它很厚、很強，那麼棋是絕對贏不了的，這是極其重要的事情。

三、表裡一致的堅守

3-1、攻和守

可以說處理攻和守，或說它們的相互關係是所有體育比賽和室內遊藝的關鍵。在圍棋上，除了守，防守這個詞，還常常說堅守，堅守當然是守的一種。

人們常常會比較攻擊型選手和防守型選手的利弊，把選手分成這兩類的兩分法很好理解，也容易給自己歸類。比方說，將棋的大山康晴名人，相撲的橫綱大鵬是防守型選手，但都取得了超群的業績。據此有人就說，防守型比攻擊型有利。但是這種說法很勉強，因為實際上攻擊型選手也留下了很多業績。

我是完全不贊成把人分成兩種類型的觀點的。看足球之類的體育比賽時，一氣轉守為攻的場面不是常有嗎？就說圍棋、將棋，連愛好者們也清楚地知道，攻和守是表裡一致的，進攻的時候要想著防守，防守的時候要伺機進攻。這與前面談到的，向上發展和向下發展的相互關係不是一樣嗎？當然，清一色的進攻和清一色的防守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這是在某些棋型的場合，但是，不能把攻擊貫徹到底。或者不能把防守進行到底，那是不可能勝利的。

業餘的棋也許和專業的棋有不同的一面。不能說業餘棋手和專業棋手的心情完全一樣。

隔我家一條街，我經營了一個圍棋沙龍。雖說是經營，因為地方偏遠，不可能每天去關照，只是星期六。日開門，棋友以會員為主。會員個個都很強，如果舉行棋社對抗賽，不是我自負，在關東取得名次是沒有問題的。

在逐年舉行的沙龍大賽上，我有時去看棋。大家都是一心進攻，不管水平高低，首先想到的是進攻，攻起來再說，結果當然有成功，也有失敗。

我認為這沒什麼不好。就是要不斷地進攻。對躊躇不前、膽怯的人，我就給他打氣，「橫下心來攻攻看嘛！」這與段位和級位、棋力高低沒有關係，不管是誰，被人追擊總是不愉快，而追擊卻令人愉快。應該不斷追求令人愉快的事情。

進攻的好處可以從各種角度來看：

1. 直接進攻，直接吃掉對手的棋子。這是下圍棋最原始的快感之一。但是圍攻或捉掉已失去效用的棋子只能使對手高興。

2. 利用進攻在周圍有所得。這是間接的攻擊，比如，攻擊對方，藉機形成10目或15目的實地。

3. 分而食之和合而攻之都是重視與周圍相配合的間接攻擊技術，能夠有所收穫就算成功。

4. 以攻為守，自己的棋有重大缺陷（例如有斷點等），利用進攻使對手上當，以此補強自己。

5. 為了整形而進攻，利用進攻，一步步整頓前途不明或曖昧的棋型，使棋型明瞭或局勢呈明顯優勢。

進攻的效果還有許多，業餘愛好者應該在實踐中在進攻的方法上下工夫，做到能夠根據不同場合採用不同方針。

3-2、兼備堅守和進攻

「矛盾」原指「矛」和「盾」。用世界上最好的盾來防守世界上最好的矛，結果如何呢，誰勝誰負呢？因為矛和盾都是最強的，所以不分勝負，所以很「矛盾」。

用這個故事開頭，是因為有一位業餘高段者問我：「最強最善的進攻和最強最善的防守對戰的話，結果如何呢？」記不得當時是如何回答了，其實應該考慮對局之前的情況。在起點上，說不定就已經有一方有利了。比如，有 10 分兒有利條件，進攻的一方佔了六分兒，還是五五對半兒分，或是只佔了四分兒。這樣，「最善的攻和守」的結果也就不一樣了。不過，判斷起點上的兩者孰優孰劣，常常因其微妙而難有結果。儘管是專業高段者，也不是什麼都知道。也許說什麼都不知道，更恰當吧。

必須特別強調堅守的一方和進攻的一方的思想準備，至少，有一種思想準備是必須注意的。

對堅守的一方來說，活棋本身，堅守本身，並不是什麼難事。可以跳來跳去地逃，也可以在二線上爬，只要能活。但是，如果輸了，這是最沒出息的輸法。如果在堅守的開始就注定要輸，那麼堅守是為了什麼呢？

必須具有堅守就能贏的棋形。並且，要注意培養這樣的堅守方法。「取地」的思想也是這樣。如果單純為了取地，只要在二線三線上爬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贏不了，爬又有什麼用呢？取地是為了接下來的進攻，這我已經強調過了。

可以說，進攻和堅守是一張紙的兩面。一味進攻，結果對方活淨，如果因此而輸棋，進攻又有什麼意義呢？要進攻，必須有第二次攻擊、第三次攻擊的準備。必須培養攻擊方法：即便你守住了，我也不吃虧。

外勢是進攻的有力武器。但是必須是這樣的外勢：即便對方打人進來，並且還躲過了攻擊，但我方最終還是能贏。厚勢一旦被侵消，棋也就結束了。還有什麼比這更悲慘的嗎？

不管是攻是守，有了這樣的兩手準備、三手準備，才有可能走出好棋來。這就是所謂「深奧的著法」吧。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

作為攻擊型棋手，在專業棋手中，武宮正樹最有代表性。特別是在他的全盛期，柔軟的宇宙流為他爭得了不少頭銜，不但被報刊雜誌爭先報導，也受到了廣大愛好者的歡迎。

和他年輕的時候不一樣，「新宇宙流」不再是單純地擴張龐大的勢力範圍，而是謹慎地在稍小一點兒的範圍裡發展勢力。對方如來打入，就圍攻驅趕。對方

如果置之不理，就接著擴大，強迫對方承認既成實地，這種擴張手段很有分寸，它逼迫對方不得不強行打入。

對於打入的對手，不是非要圍吃不可，而是圍攻侵蝕，使其在小範圍做活：於是不知不覺之間，背後（中央）又立起了一道新的城牆，這回又不得不侵消新的城牆了。於是再次圍攻侵蝕，再次製造新的厚勢。最後，在想像不到的地方一下子成了十五目、二十目的空。這就是武宮靠地盤取勝的戰法。

當然，實戰還有許多迂迴曲折的小情節，不過上述這種基本戰法就是柔軟宇宙流的風格，其兩根堅強的支柱是致命的攻擊力和明確的全局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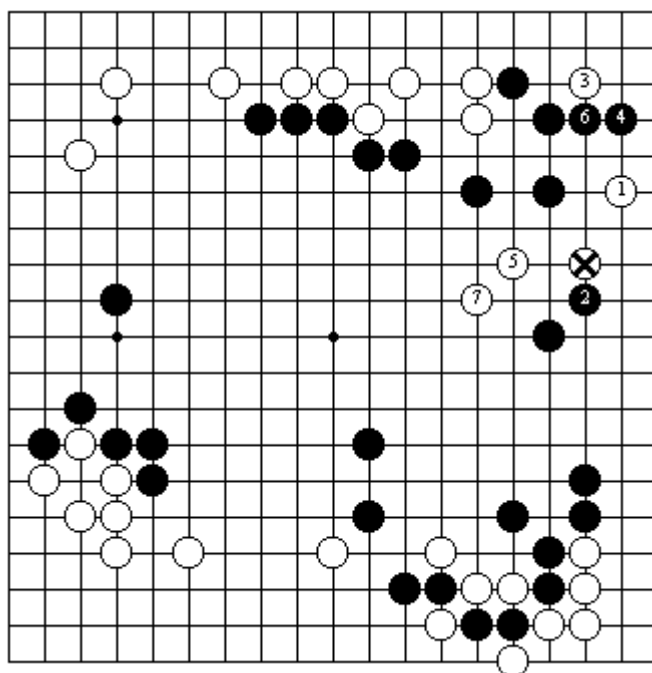
兩手準備的深奧之處就在於此，所說的進攻和防守，並不是單純的東西。

3-3、攻擊型堅守

人們一般把我看做「堅守派」。說起趙治勳的堅守，一般也評價較高。對此，我有些不同意見，後面將會談到。

從棋書裡例舉的我的實戰來看，確實是我處於堅守地步的情況比較多。圖六是名人戰決勝時的一局。大家從黑棋棋形上一看就知道，對手是武宮正樹。

孤軍深入，或說四面楚歌的一子的動向，不用說，就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幸運的是，下面該白棋先走，於是白1侵角，以下，從黑2到白7是實戰經過。



圖六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實戰的例子呢？目的只有一個。讓白7出頭以後，這塊白棋如何堅守得了？這是我想也沒想過的。這塊白棋是生是死，在我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答案只有一個：堅守得了。它能夠經受攻擊是不成問題的。

不能只是逃命，不能只是做兩個眼成活，這我已經說過，在堅守時要策劃反攻。但是這盤棋有點兒特殊。周圍黑棋的包圍網堅實強固，反擊不大可能。不過逃跑本身因為是在黑棋的巨大模樣的中心，只要能經受攻擊，白棋就勝。這個道理非常好懂。

實際上在下棋的時候，我腦子裡根本沒有堅守這個詞兒。

不過，我想說的事情的結論是很簡單的：小心棋力高的人。本來能做三四個眼的一塊棋，一旦受到攻擊漸漸變得不成樣子了，結果為了做活什麼也顧不上了。我最後雖然成功了，但是還是出了一身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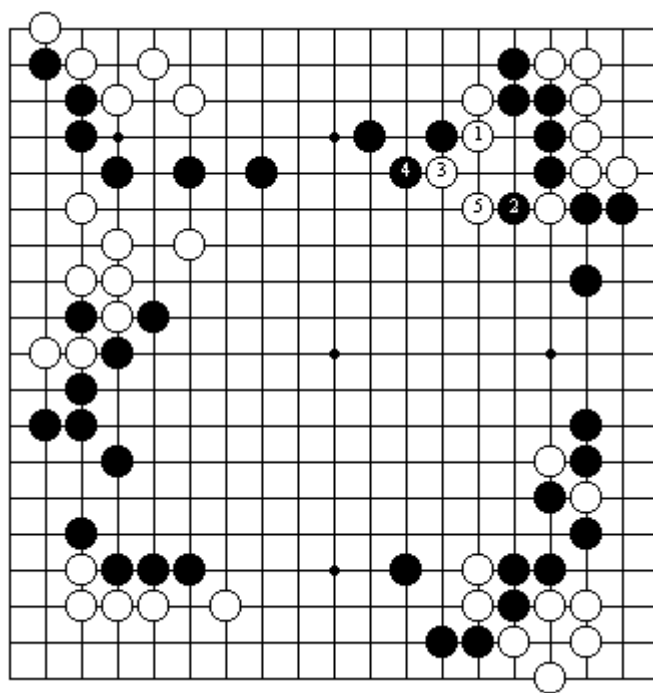
仔細一想，圖六的時候，我和武官的感覺就已經不一樣了。正在我覺得「這麼大的地方」沒什麼問題的時候，武官已經像老鷹準備撲食似的兩眼炯炯發光了，一心想著「這下可好了，攻擊可以發揮作用了。」有意思的是，後來問有關人員，說是大家的意見大約半兒對半兒。都是些誰也不得罪的說法：如果是趙治勳的話，堅守大概沒問題，問題是怎麼個堅守法。

就是面對這樣的攻擊和防守，判斷完全不同的事情也很多。說玄了，判斷的懸殊有時也許會差到一個眼位，當然這種情況很少見。造成這種結果，多少與自信有關。

下面的這一個實戰的例子，說明了堅守的難度。

圖七之一棋聖戰決勝戰的一局，我執白。

到右下的黑為止告一段落。一看就能知道，白棋在各處佔到了一點兒實地。但是黑棋右邊的棋形（模樣和厚勢）很好。這樣，消滅黑棋的規模成了此後的主要問題。那麼棋盤右半邊的戰鬥就無法避免了。



圖七之一

這時候。白棋的態度是：

1. 周邊的侵消
2. 打入

二擇一，可以說提出的問題很簡明。都說我的棋很嚴厲，實際上根據情況進行周邊侵消，適當節制的情況也是有的：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只要是棋手，都會「耍雙劍」。什麼時候嚴厲，什麼時候節制，什麼時候冷酷，什麼時候溫和，這種問題意識與業餘棋手在深深打入和周邊侵消之間的猶豫是完全一樣的。

我相信，眼前的這個局面可以提供參考。

從白 1 開始行動。其他地方找不到什麼有效的手段，並且相信這一著能有結果。根據對全局的判斷，不能只在表面上做些零星的侵消。不從根基上動手術，怎麼也是不夠的。

白 1 出動，是因為旁邊有一個斷點。當然這個斷點會成為援軍。從預期的持久戰考慮，遠處右下方還有貼著黑棋牆壁上的四個白子。它們也會起到援軍的作用。不，應該說一定要讓它們發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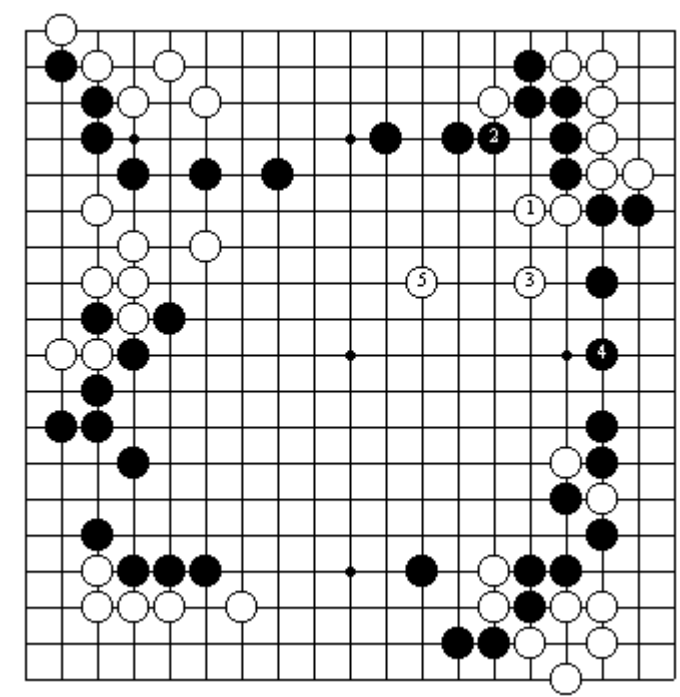
貼在黑壁上的白一子，可以說是生機勃勃的散子（散石）。對這一子的不同認識，導致此後完全不同的作戰方案。

貼在對方牆壁上的一子，有人叫它廢子、死子。這種腦子缺根筋的人何其多也。還沒嘗試就已放棄的人何其多也。真是可惜！它絕不是廢子。白上邊一子是充滿生機，朝氣蓬勃的棋子。這一子的出動可以有兩個前途。

1. 一點兒一點兒地壯大，作為整體來堅守。
2. 根據對方的對應，捨棄部分棋子，以達到破空兒的目的。

究竟哪一個方法好，不能一概而論。我是「根據對方的對應」，施行了第一個方案。

圖七之二之這裡列出眾多參考圖中的一個。白 1 在此處出動，讓黑 2 吃掉貼在黑壁上的一子：儘管白棋先犧牲了一子，但是這樣的走法有什麼道理呢？



圖七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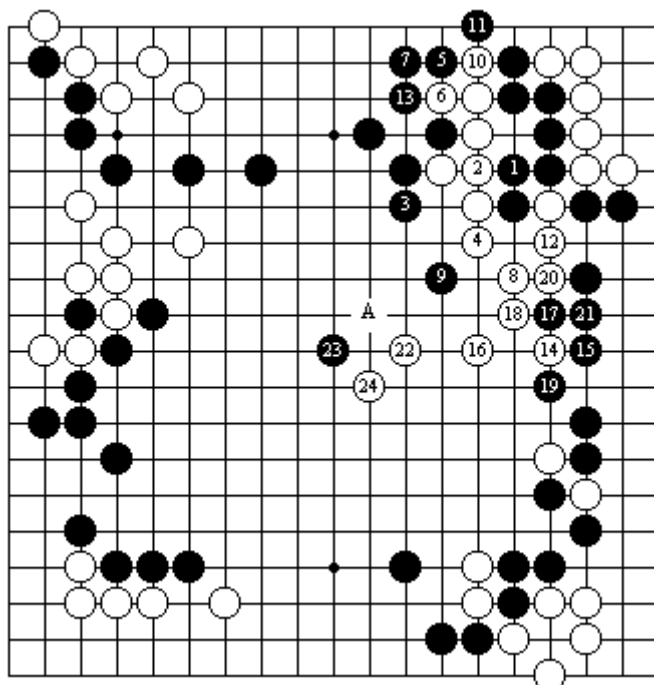
白 3、白 5 在中腹擺開架子，這樣就可以破壞黑棋的模樣了。看上去是很穩當，事實上，無論專業棋手還是業餘棋手，採取這樣的走法的人還很多。這樣走使得上邊和右邊的黑棋很容易就得到了補強，儘管如此，但是人們仍然認為這是常規的走法。

但是我卻不會採用這種走法。因為它對白棋的未來沒有一點兒好處，只剩下跳來跳去地逃跑這一條路。這盤棋的主導權恐怕也只能拱手交給對方了。

我在前邊說過，要使對手感到威脅，要給對手施加壓力。光是逃跑，這算不得真正的、即強有力的堅守。這塊棋要光逃的話，也能活命，但是如果活了以後盤面上還差十目，那麼下棋是為了什麼呢？

如果這就叫做常規的著法，那麼常規的著法就意味著碌碌無為。

圖七之三這是圖七之一的繼續，過程比較長，途中的變化豐富多彩，但那是報紙的觀戰記者和圍棋雜誌的事情了。這裡只順次將堅守的過程說明一下。



圖七之三

黑 17、黑 19 讀棋彷彿有錯，黑 19 可以走 22 位飛壓，這樣，堅守的方式也會隨之改變。

前邊白 8 向右尖，把黑 9 這一要點讓給了對方。如果白 8 在 9 位尖，安全可以保證，但是與最初斬草要除根的精神就不符了「，就是說，白 12 長出白子，是為了反過手來切斷黑棋，這種精神與圖七之二的那種穩妥的著法是截然不同的。

白 22 跳意味著堅守的成功，就像圖六所示，使人放心了。當然接下來還有各種風波，但是基本上都是按照自棋的意志運行。

白 22 的跳受到黑 23 的阻擋，這時白棋還有在 A 位向上尖的可能。這樣白 12 接出白一子、分斷黑棋的目的就有了實現的可能，就是說，此時已經不單單是防守了，有了機會還可以攻擊上邊的黑棋，它已經變得很薄了。

這個實戰的例子是攻擊型防守的典型例子。深入下去，在根部動手術。不是逃跑，而是以互角的精神來堅守，瞄準對方的缺陷，一邊反攻一邊堅守。

不過，這種著法如果走得過了火，那就危險了。有時候不但沒守住，反而被對方殺死了，所以要根據具體局面，區別對待。圖七之一的具體情況是，白棋完全有可能進行攻擊型防守。

3-4、堅守的棋風

從小時候就聽人家說「趙治勳很貪」。當然說的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指在下棋的時候。我自己是一點兒也不覺得自己很貪，但是人家都這麼說。

過去，處在全盛時期的板田榮男老師也被人家這麼說過。除了嫉妒揶揄他一個人佔了所有頭銜，當然也指他的棋風。根本不用費什麼腦子就能很容易贏了的棋，結果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了好著，就一口氣把對手徹底摧毀。周圍都說，哪至於這麼心狠手辣，不過其實，這與貪心是沒有關係的。用最簡捷的著法盡快結束戰鬥，應該說是棋手的正確態度。

說到棋風，我的棋算是堅守的棋。先搶奪實地，然後四處防守。所以人們認為，我與過去的板田老師有共通的地方。

這種貼標籤的方法，不僅我，其他棋手也不大喜歡，雖然先實地再防守的現象是存在的，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而如果揭開這種表面現象，就會發現還有許多東西隱蔽在深層。

首先，板田老師和我的棋風很不一樣，我一點兒不覺得我們相像。

如果只看數字，也許防守棋比進攻棋要多一點兒。不過一點兒就是一點兒，用數字表示的話，52：48，頂多如此。就說進攻型的棋手，用數字表示的話，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比例。

用分類的方法來區別棋手，也許容易被愛好者和記者們理解，但是實際上，棋手的真實面貌並不是這樣。分類的方法表現了一種極為單純的固定觀念：即攻擊和防守是互相對立的，就像白和黑一樣旗幟鮮明。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進攻和防守絕不像黑和白那樣界限分明。在防守中有進攻，進攻又隱含著防守。這就像一枚錢幣的正反兩面，這兩面是永遠分不開的，走著下面（實地），想著上面（模樣和厚勢），同樣，走著上面，想著下面，我總是這樣不厭其煩地告誡自己。

雖然我不喜歡標籤，不過被貼上了標籤也沒什麼關係。因為棋手都是在向著與貼著的標籤不同的世界前進。棋手的目標和理想雖然不那麼明確，雖然難以言表，但就我而言，可以暫且把它叫做超越實地和模樣的東西，超越進攻和防守的東西。

如果說我從十幾歲開始就有了防守的色調，從人生觀的角度來看，這大概是起源於幼年的體驗。我選擇了這樣的人生，這樣的人生選擇了我，童年的東西也許會是一生的東西，因而也許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容易改變吧。

四、必然的讀棋和偶然的讀棋

4-1、讀棋是唯一的武器

人們或說或寫：趙治勳讀棋很深。但我從來不這麼認為，所以這和「防守棋」的說法一樣，也許又是二個標籤。

這裡，還得說起幼年時代的體驗。十五歲以前，可以說我的棋什麼也不是，可以說是零，是無。毫無可取之處，就是說，保證棋力的感性、戰鬥力、全局觀念，我一無所有。

這樣的話，我下棋靠什麼呢？赤手空拳，只有靠讀棋的本事。只有這樣，幼年的我才能在毫無幫助的情況下，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開拓未來。實際上，我正是拚命讀棋，用掉了限定的所有時間。所以，長考（長時間考慮）是我從小時候就有了的習慣，而不是近來才有的。

重看當時的棋譜，確實讀棋很認真。有棋的地方都讀到了，常常超過同期和前期的棋手。兩段的時候，就是只靠著讀棋的本事戰勝了有名望的九段老師，現在，初段、二段的棋手戰勝九段的棋手已不那麼新鮮，以前可算是新聞。入段以後，我一心在圍棋上下工夫，所以棋力也相應地長了。

我也用過幾年的時間研究死活題。不是出題，是解題。比較起來，最大的難題是名人因碩的《發陽論》。這是史上最難的死活問題集，就是現在也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得到了完全正確的解答，翻開幾本解說書，著手次序的錯誤隨處可見。

我曾試著一題一題地解答，最後還是不能征服所有難題，不得不中途而廢。我想，還是先從容易的著手，於是把瀨越憲作者師和前田陳爾老師為業餘棋手編寫的較為簡易的死活問題集解了幾遍。不可思議的是，不管弄幾遍，50 題裡或 100 題裡總有一個不正解。同時，我卻也在書中發現了一些錯誤。

我常勸愛好者們找幾本簡單的死活問題集，反覆解答。因為這是我自己的經驗。沒有什麼方法比解死活題更能訓練讀棋能力了。

不過，我在十幾歲基本上就完成瞭解死活題的過程。讀出棋來，看出手法，這是一筆可以信賴的財產，讀棋的能力如果不在年輕的時候培養起來，歲數大了就不容易開發了。像現在這樣，一手棋 30 秒、一手棋 60 秒的棋戰越來越多，讀棋能力的高低一下子就顯露出來了。感覺、戰鬥力、全局觀念也都很重要，沒有了這些要素，是走不出好棋來的。不過幸運的是，這些要素以後也能一點點兒地

掌握。還有，圍棋的這些要素並不是毫無關係、互相孤立的。感覺、戰鬥力、全局觀念都和讀棋有著直接的關係。

總之，十幾歲的時候我的圍棋是讀棋的世界，只以讀棋為武器好歹走了過來，這樣說來，也許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反而是一種幸運。如果有點兒什麼才能，並以此為本錢，而忽視讀棋的世界，那說不定倒危險了。

4-2、讀棋的質比量重要

圍棋愛好者們最喜歡問的問題是，「一流棋手到底能看出多少步棋？」不管圍棋還是將棋，棋手們的回答多種多樣。有虛張聲勢說只要看一眼，凡秒鐘就能看出去五百步的，也有一本正經做答的：如果十五著棋可以告一段落，其中四著可能有岔道。每條岔道都有變化，參考圖加上參考圖的參考圖，全部一共三百著左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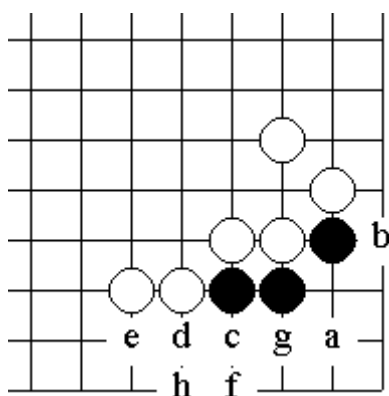
遺憾的是，時這種問題我無法做答。並不是不理解提問者的心情，而是對大量讀棋是否重要抱有疑問，不是麼，毫無意義的著兒讀出去一萬步，不如讀十步別人沒有注意到的好著兒。

如果是西洋棋那樣的遊藝，使用大型電腦，用消去法在幾兆的著法中清洗出適當的著法，那麼就可以成為世界上的名人了，現在不是已經進入這樣的時代了嗎？但是據說，圍棋是壽命最為長久的室內遊藝，圍棋世界除了讀棋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太不好對付。

所以就圍棋而言，與其問讀棋的量，不如問讀棋的質。稱讚我讀棋的量很大，我並不感到高興，並且最起碼我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讀出去那麼多步棋。如果用數字表示讀棋的量，棋手都差不多。

單說讀棋，還有局部與全局之分，不用說，兩者密切相關才能構成一局活生生的棋。如果只限於死活、對攻和收官等局部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誰都有能力深入追究下去，也許還能得出正解。

不過就是這樣，專業的讀棋和業餘的讀棋也不一樣，這裡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一下。



圖八

圖八我在別的棋書裡也用過這個例子，不過那是在很久以前，所以這裡再說一次，是黑先的死活問題。我把這道題給業餘高段者看，「這有什麼？」他馬上走了黑 a 的虎，當然接下來白 b 打吃，打劫是正解。

但是他只告訴了我一個答案，只告訴了我很多變化中的正解。就是說，這是一個常見的棋形，他知道結果，所以才走黑 a 的虎，換句話說，在解答過程中，他根本沒有讀棋。

如果（在沒見過的棋裡）他不知道 a 是正解的話怎麼辦呢？實戰中有很多見過的棋形，專業的讀棋是準備對付這些沒見過棋形。

除了黑 a - - 黑 b 的立、黑 c 的拐、黑 d 白 e 黑 c 的粘、黑 d 白 e 黑 f 的虎、黑 d 白 e 黑 g 的虎、黑 d 白 e 黑 h 的立

這些全部一一讀過才能說征服了這一問題。專業的讀棋就是這樣。特別是黑 b 的立和黑 d 白 e 黑 h 的立，這兩個變化出乎意料地難，就是業餘高段者也感到棘手。都是黑死，但是白棋就是花了時間，是不是能正確地置黑棋於死地，這也是個問題。

強調一下，這兩個變化要求的就是讀棋的質，就是說，要看到手筋和要點。所以我希望，不要只注意「讀了多少步棋」，還要注意「讀了些什麼」。

就是這樣，在這麼狹小簡單的棋形裡蘊含著這麼難的問題（黑 b 和黑 d 白 e 黑 h）。它告訴了我們圍棋的深奧和廣大。

4-3、兩種長考

我長考。有時候是超過兩個小時的大長考，於是周圍的人就說：「在這麼早的階段，趙治勳到底在考慮什麼呢？讀棋讀到了哪兒了呢？真想打開他的腦袋看看。」還有人在文章裡也這麼寫。

其實，我讀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也許腦海裡浮現的構圖和相對而坐的對手所考慮的幾乎一樣。

那麼，為什麼用這麼長的時間呢？我有個別人沒有的毛病，就是即便決定了著法，也要將它同其他著法進行比較，苦苦思索各種變化，這樣精神才能振奮起來，精神一旦振奮起來，就是時間沒有了，也能精神高度集中地走完終盤，我不會在終盤出錯兒，並且讀秒的時候也會走出高著兒來。

所以，長考和讀棋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直接產生效果的好著一般都不是長考的結果。就是說，我就像傳說中的動物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不停地在吞吃噩夢似的時間，簡單說，就是優柔寡斷。像我這樣的棋手，恐怕沒有第二個吧。可謂多餘的棋手。

不過仔細想想的話，長考的意義還不止於振奮精神這一個方面。也許在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長考帶來了某些具體的好處（同時也有壞處）。

比如，中盤的時候走到了岔路口上，是選擇 A 呢，還是選擇 B 呢？即便決走了選擇 A，在下這個決定之前，考慮十分鐘和考慮一個小時的效果也不一樣。也許有人會說，不都是 A 嗎，有什麼不一樣的？但是在我，十分鐘的 A 只是平凡的一著，一小時的 A 卻是內容豐富的高著。

為什麼？不是一樣嗎？

經過十分鐘考慮的 A 總是拘泥於常識，只是想到這種選擇比 B 要好，而缺乏進一步的深思。對 A 這一著所激起的波紋、它的影響，以及它與周圍的配合缺乏周密的想像。而是根據對手的反應，可以說是聽憑對手安排。

而磨磨蹭蹭地苦思苦想的一個小時就不同了。並不是被動地等待精神高揚的到來，作為棋手，一定會想到很多情況。即使不想考慮，一個小時裡也會有很多東西浮現出來。A 這一著棋所激起的波紋會向各個角落擴散，當然最後結果還很難預測，但是比較各種情況之後下判斷，這是需要長時間苦慮的。

有時候，就在左思右想的時候，會在其他地方發現出乎意料的妙手，即所謂將來的財富……於是乎，既然有這樣的妙手，那麼作戰方針也要改變一下。

所以，即使同樣是走 A，長考的 A 常常可以發揮具體作用。

並且長考也不都是因為優柔寡斷，徹底解讀複雜的局部攻守也需要時間。還有陷於苦境、必須別開生面的時候。但是這種時候是不需要磨磨蹭蹭地苦思苦想的，只要朝著目標筆直地前進就可以了。

自己倒沒注意，還是別人告訴我，我的後一種所謂「充實的長考」沒超過一個半小時或兩個小時，一般都是三十分鐘到一小時左右。這個時間大概是神經高度緊張、注意力集中於一個目標的最大限度吧。

就在這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腦海裡逐次浮現出大量的參考圖，其中大部分都有其意義和價值。這樣不行，那樣呢，又差一點兒，只好放棄。這個時候，如果問「讀了多少步棋？」大概是可以回答的。參考圖加上參考圖的參考圖，「有取有捨，連枝帶葉，三十分鐘大概一共一千步吧。」

再說一遍，因為這事很重要。三十分鐘、一小時精神集中於一個目標，這大約是在一盤棋決定勝負的地方。不用說，需要謹小慎微，但是，比方說死活這樣的問題，對手在什麼地方設了什麼圈套，是不容易發現的，所以隱蔽著的手筋。妙手是絕不能看漏了的。

看漏一步棋就會造成全軍瓦解，一敗塗地，前邊已經說過，讀棋的量雖然很重要，但是讀棋的質更不容忽視，就是這個道理。

懷有目標的充實的讀棋給我帶來的成功多，失敗少。一方面優柔寡斷，另一方面精神高度集中，在我的身上彷彿存在著兩個完全對立的人物，連自己都覺得自己這個棋手很怪。不過專業棋手多少都具有這種兩面性吧。

4-4、全局的讀法

讀棋有局限於局部的，還有涉及全局的。涉及全局的讀棋有兩種，一種是根據某一場面或說盤面考慮全局的變化或著法，換句話說，就是切斷歷史、在靜止的狀態中縱觀全局。還有一種，是沿著著子的順序將盤面做整體的把握，就是說，流動的、走馬看花式的。

概括說就是這樣，對局的雙方不管用什麼形式，都要對全局進行分析，這就需要與部分的讀棋不同的能力了，所謂判斷能力，大局觀，或者看上去十分神秘的對未來的預知能力，說的就是這種能力。

以全局為背景進行比較檢討，這也是很難的。比如有 A 和 B 兩種進程，根據自己的讀法要實踐其中的一種，那麼就要考慮到與其他部分的配合。因為選擇不同的進程會導致完全不同的局勢，因此這時候是必須要讀透的。讀到最後，兩者半斤八兩，這就又麻煩了，左右為難，進退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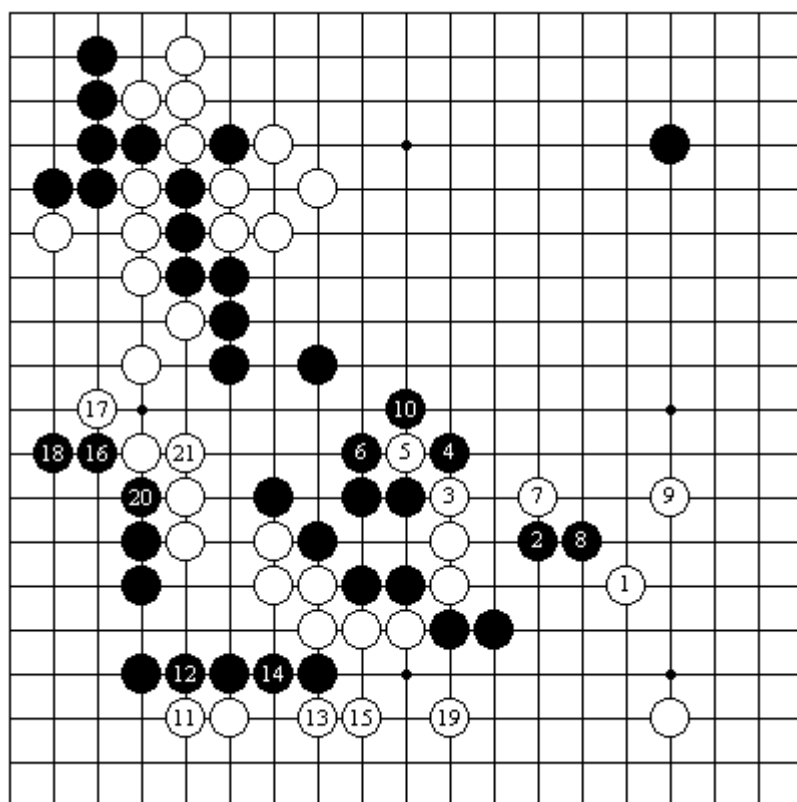
最後，你只是受到難以分辨的毫釐之差的影響，或者根本無視這微小的差別，才下定決心選擇了一方。那時的心境頗有點兒豁出去了的味道。

可是面對這種令人苦惱的局面，也有人能夠飛快地做出決斷：，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和大竹英雄多次在決勝戰上相遇，常常會感到吃驚。我以為這一著夠他想二三十分鐘的，結果只用了兩三分鐘，他就拍出一子。儘管我知道大竹流的明快，但還是因他的敏捷而驚訝。我甚至會懷疑，他真的確信自己拍出的這一著棋是好著嗎？

當時，大竹對觀戰記者說過這樣的話：「治勳真能想，那不是明擺著的嗎？」明擺著的？不管是青年時代還是四十多歲的現在。我一直想反問。真是明擺著的嗎？

說到著手快。小林光一也是出奇地快：好像他的棋從一開局就都決定好了似的，他的出色之處是，他能夠有條有理地擺出他選擇某一進程的理由或根據：不過事後問起他的想法，又不一定都能說服人。有時候我真想針鋒相對地反駁：「下對吧，不像你想的那樣。」

儘管如此，小林有他自己堅實的世界，這一事實是無可懷疑的，我因為沒有這樣的堅實的世界，所以總是磨磨蹭蹭、優柔寡斷、往返彷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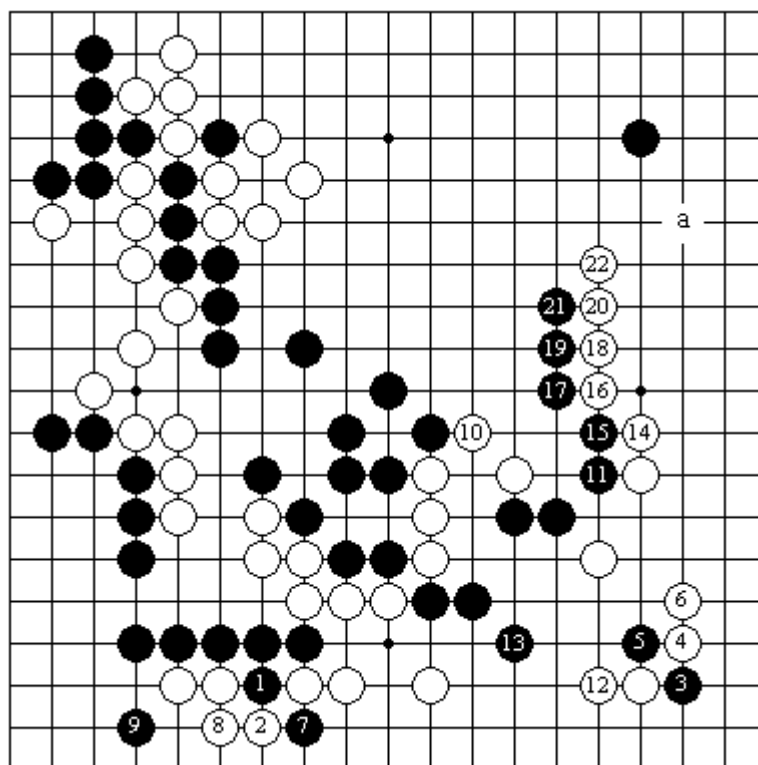
圖九之一

圖九之一請看實戰，本因坊決勝戰的一局，我執白。這是在一盤棋的進程中，根據流動的讀法來決定局勢的走向的例子，因為讀棋對局勢有直接的影響，所以要特別謹慎。

白棋一著一著苦心經營，當然在決定每一著棋的時候，多少也能感到一些創造的喜悅。這樣說，也許太通俗化了。

從白1開始，自3、5斷，白7、9逼，讓黑10提掉一子。雖然提掉一子很大，但是因此會產生中間的白三子的取捨問題，有了選擇上的猶豫，也就有了自由。從白11開始先整理下邊，這是頗具匠心的。不過，這裡想要說明的不是這

一進程的好壞問題。接著看圖九之二，白棋好像發揮了效力，但又不能因此說白棋就好。



圖九之二

圖九之二白 12 長是先手，確保右下角很大。在此之前的白 10 的虎是一條岔道，後來想想，這一著還是走右上的 A 掛角效果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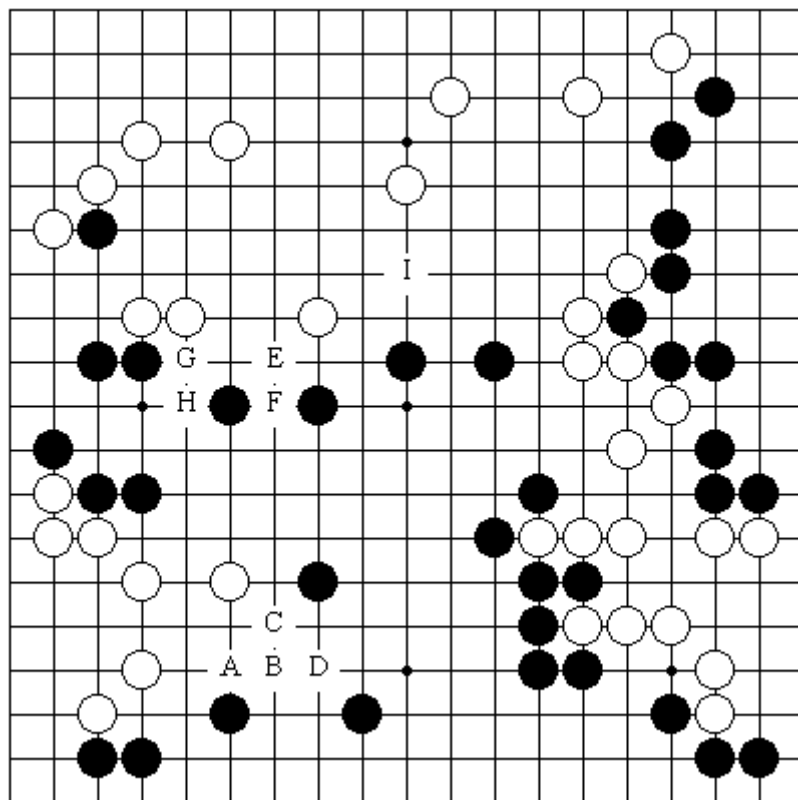
不過至此為止，棋子已充分發揮了效力，先虎一下看看動向也未嘗不可，故意將棋走重，可以使取捨兩種可能不可琢磨，最後再捨子，到白 22 為止擴張了右邊的勢力。

本書不便例舉參考圖進行詳細分析，但是讀者可以充分想像，至此為止雙方的種種讀法在激烈交鋒。並且所有的讀法都是全局的讀法，因為只靠局部的讀法已經無法進行判斷了，所以才採用按照著子進程的流動讀法。相對黑方來說，主動左右局面的白方需要在讀棋上下更大的功夫。

4-5、讀不了的部分

圍棋有靠對局者的努力完全能讀透的部分，還有不管怎麼努力也讀不透的部分，如果對局結束之後，兩位對局者徹夜琢磨，或許能夠把對局時讀不出的部分讀出來，但是這是在脫離了實戰的情況下。

在大規模的中盤戰時，碰到了「讀不了的部分」，是憑直感就能知道的：「啊，不管用掉多少時間也是讀不透的。」就是說，即使花掉一小時、兩小時，也不能讀出所有變化。這時候怎麼辦呢？形勢判斷就成了重要因素，劣勢就得採取積極的措施，不這樣就等於坐以待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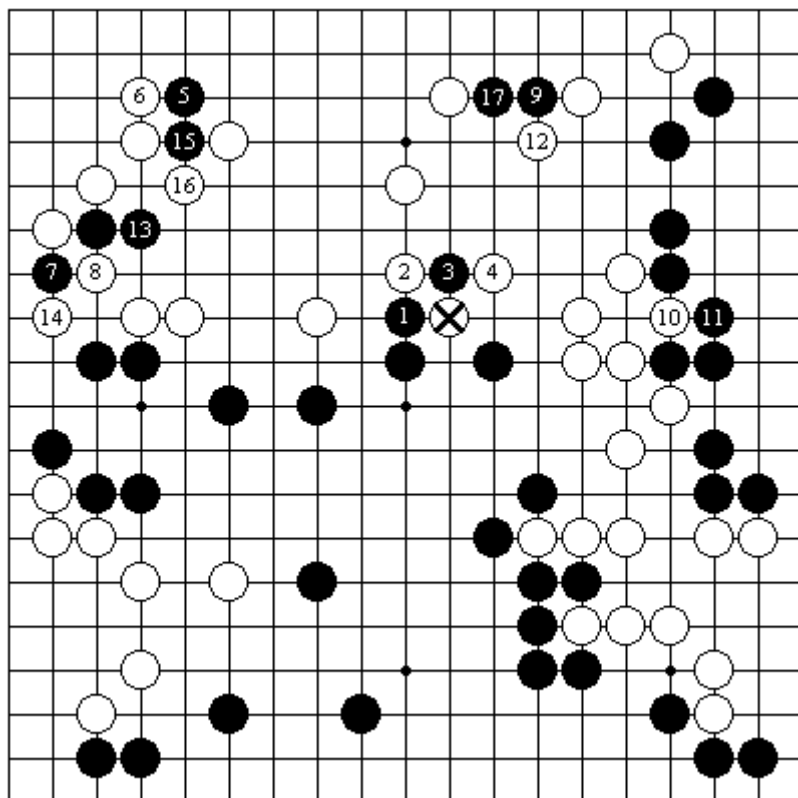


圖十之一

圖十之一這是我二十多歲第一次向名人挑戰時的一局，我執黑。

不過下一著該白棋，到此為止，白棋處處佔先，如此下去貼子肯定不夠，雖然是相差無幾，但是不管怎麼折騰，最後還是趕不上的情況是常有的。

在這種意義上，白棋如果經過白 A 到黑 D 的階段，再從白 E 到白 I 鞏固實地，就可以最後保住勝勢了。就是說，用堅實的著法向終盤推進，這樣黑棋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



圖十之二

圖十之二可是在實戰中，白棋突然走了 X 位的刺。可以理解，這是白棋很想走的一著，如果黑棋老實的接上，白棋就先手佔了很大的便宜。之後再像前圖十之一那樣推進，最後以白 I 補強實地，這樣的話，白棋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了。

不過白棋的理想太完美了。就在白棋刺的那一瞬間，反擊的機會降臨了。黑棋不能不採取措施，不如說，黑棋到了背水一戰的時候了。

首先，黑 1 長、黑 3 斷。好容易才決心一刺的白 X 又不能被打吃，所以白 4 強行打吃。黑棋從 5 到 7 先設下接應，然後黑 9 打入一子，等黑棋做好了各種準備，黑 17 挑起了蓄謀已久的決戰。

黑 13 和白 14 的交換，當然黑棋在局部有所失，不過這點兒損失沒什麼關係，黑棋的最終目的是從上到下徹底打破白棋的模樣。接下來是一場大戰，結果黑棋獲得勝利，可以說是反敗為勝。

最初走黑 1、3 的時候，即便是非走不可，也要向讀不了的混沌中突進。棋高一方面表現在可以讀出棋來、看出著法來的明朗的世界，另一方面表現在讀不了的，無法看出著法的混沌之中，這兩者同時存在於棋局之中。

看似「不負責任的」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最後卻走出棋來把對手搞垮，我小時候，前輩棋手經常用這種手法收拾我。現在我長大了，也學會了用這一手來對付他們，其實，所舉的這個實戰例子極為普通，對於專業棋手來說，這樣的著法

是完全自然的。一旦意識到形勢不利，誰都會這樣去做。毋寧說，這是棋手的常識。

不可思議的是，劣勢的時候肯走出棋，肯定會反敗為勝。

雙方都會出錯：不可思議的是，優勢的一方肯定總是比劣勢的一方多錯一次。黑棋錯一次，白棋就錯兩次，黑棋錯兩次，白棋就錯三次。當然可以說，侵入模樣的一方和阻止侵入的一方在氣魄上是不一樣的，但是這更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勝負的分水嶺就隱藏在那毫不在意的突然一刺之中。

4-6、偶然的讀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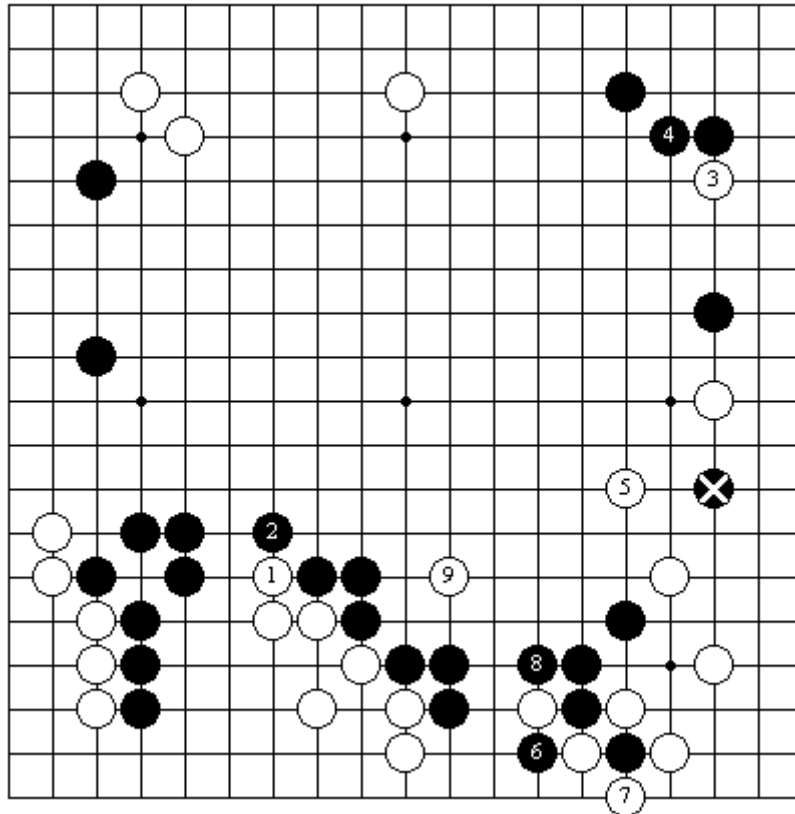
事情偶爾會進行得很順利，局面偶爾會與自己理想的棋型完全一致。有時候，簡直沒什麼希望的棋，結果卻隨手就贏了。每當這種時候，就會有人吹捧我：「趙治勳讀棋實在是深！」

真是不好意思，不過我說的是實話。下好一盤圍棋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所以說它是偶然的產物，或說是由於對方的協力。但是在下棋的時候，還是要考慮：如果偶然走成這樣，或者偶然走成那樣，就好了。「走得好」或「走得不好」，這不過是幾次偶然的結果。比如打棒球，到了第七局、第八局還沒有讓對方得到比分，卻突然被擊中一球，就因為這一球，投手失去了自信，最後導致失敗，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的，是很可惜，投手也很可憐，但是這是打棒球，沒有辦法，也許是因為到第七局、第八局偶然太順利了。好事情偶然多次重複。球飛向了外野手的正前方，這不是選手的問題，只能說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一開始被擊中一球，當然投手還會笑，觀眾的緊張情緒也會鬆弛下來，多少鬆一口氣，雖然一方面覺得很遺憾，但是另一方面，鬆了一口氣是因為再次體會到了「現實的殘酷」。

所以，自始至終不讓對方得一分，這只是偶然的多次重複，是奇跡。

圍棋也是一樣，不管走得多麼好，只能認為這是偶然時運不錯，只能認為偶然這個奇妙的東西正大踏步地在棋盤上前進。誰能知道，說不定就在這時候，對手擊中了將置你於死地的一球。實際上這樣的敗局數不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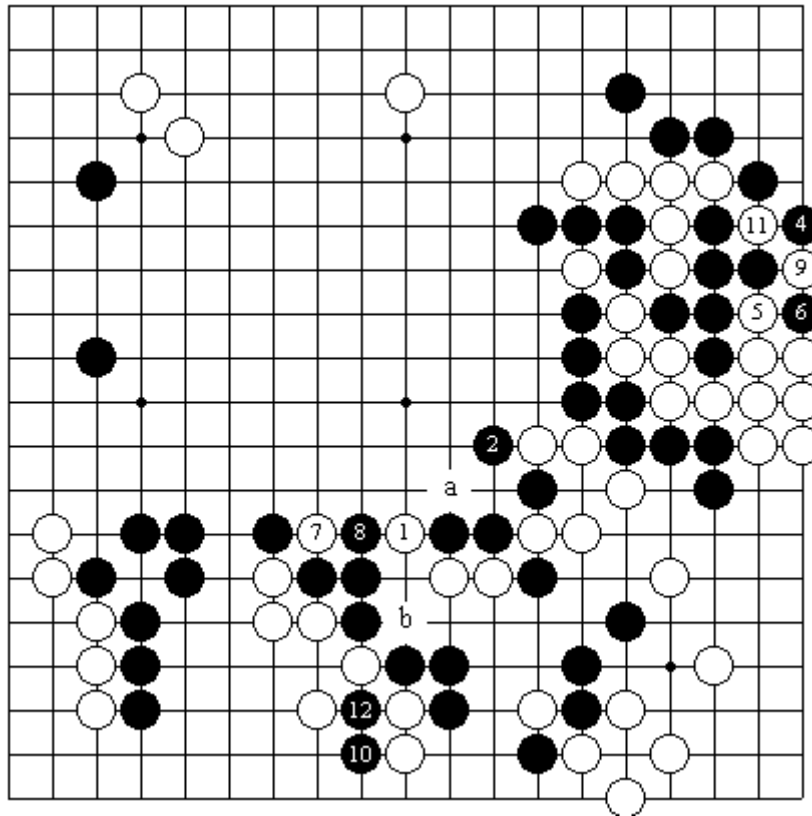
圖十一之一

圖十一之一這是本因坊決勝戰的一局，我執白，黑棋在 X 位打入，白棋很難走，對前景的各種展望浮現在腦海裡。不過，在中盤開始的階段，不管抱有什麼設想，大都以白日夢告終。

白 1 拐，之後右上角白 3 頂，然後白 5 飛壓，白 9 佔據要點以示進攻，當然戰場最後還是要轉向右邊。

這個局面在雜誌和棋書裡已經出現多次。白 1 和白 3 在幾十著之後發揮出了絕妙的作用。這時就有人說我讀棋很深，說我的讀棋令人驚歎。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這不是讀棋的問題。只是因為覺得這幾著先走了比較好，結果它們偶然發揮了作用，製造了無安打無得分的比賽結果。

圖十一之二這是前圖的發展結果。



圖十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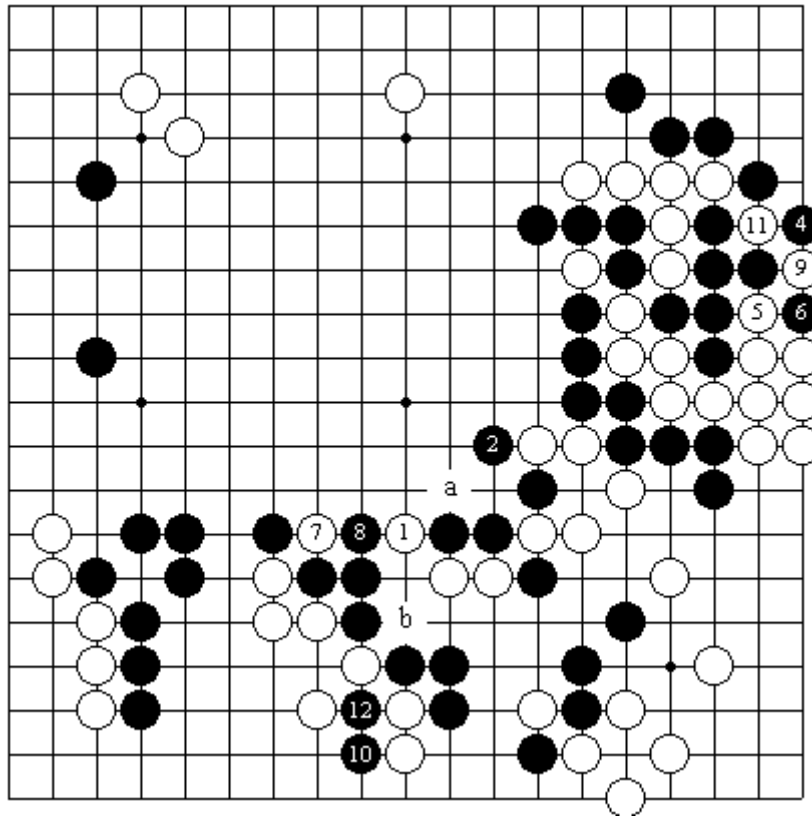
對付黑 X，白 1 扳，顯然白棋優勢，黑棋如果防止打劫還需一手棋，白棋就在 a 位打吃，提掉黑子，白棋很厚，並且還有白 7 到白 b 的斷。

黑 2 努力扭轉局面，但是留下了右邊的大劫。黑 10、黑 12 進行了轉換，但是被提掉六子的黑棋顯然吃虧。

說起來，這樣的結果真有點兒漫畫色彩。這樣的情況一年說不定都碰不到一次，結果卻在決勝戰時讓我遇到了。我甚至想，像這樣偶然的對局恐怕再沒有第二次了吧。

4-7、讀棋要看對手

這盤棋的對手是加藤正夫。當圖十一之二的白 1 扳出的時候，我記得加藤想了一個小時左右，毫無動靜，大概這時候他才發現了問題，面對如此嚴酷的局面，不禁啞然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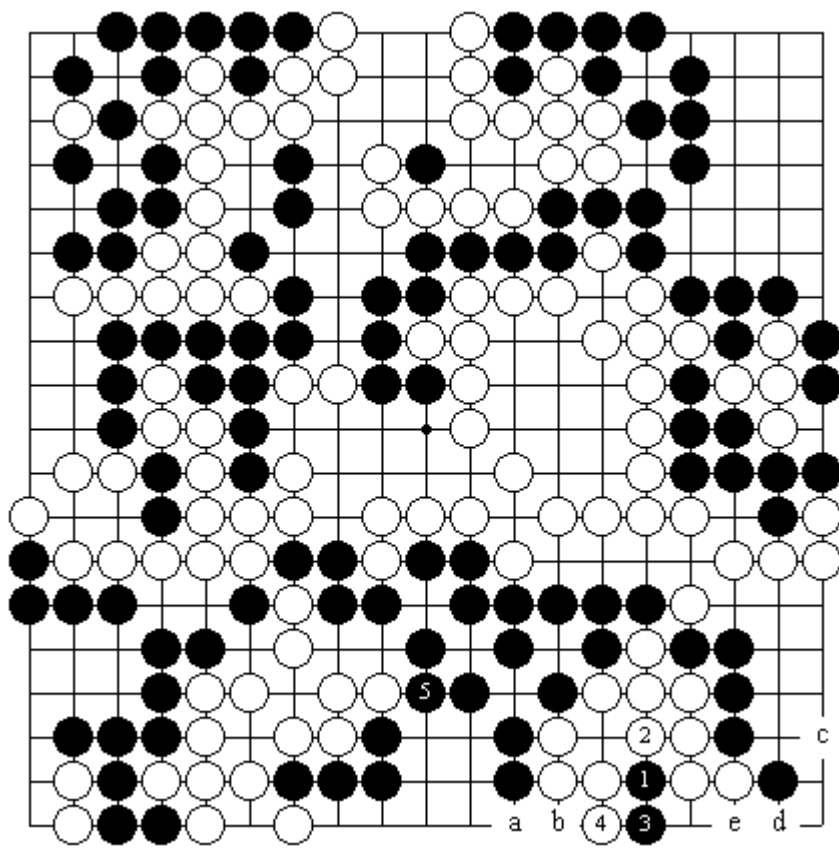


圖十一之二

我總是強調偶然的機遇，不過到白 1 扳出為止的右邊的攻守，我看得很清楚，讀出了所有變化，這卻是事實。實話實說，在對局以後復盤切磋的時候，證實了我的讀棋勝出一籌。

我為什麼能夠走成這樣呢？因為對手正好是加藤正夫。就是說，這裡有棋路子的問題。我和這位前輩棋手下了近百局棋，大約以二勝一敗的比例遙遙領先，也可以說，加藤很對我的棋路子，棋路相投，於是在心理上就佔了上風，讀棋就能進行得很順利。這樣就會出現像這盤棋這樣的結果，超出了實力的對戰成績也會給一盤棋帶來超出了實力的戰果。

圖十二還有這樣的事情，這是我重返名人位時的循環賽中的一局，我執黑。在加藤走了 X 的一瞬，我知道我已相差半目，再難取勝了。



圖十二

然而就在剩下一分鐘讀秒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了黑 1 點眼這一妙手。

這意味著什麼呢？經過白 2、黑 3，白 4，如果白棋想在 a 位扳，卻不能在 b 位粘，如果

不如圖十二實戰所示，白 2 走 3 位，那麼黑 b 扳就是先手。接下來有黑 C、白 D、黑 E 的殺手。

總之，實戰是為一目棋而戰，結果黑棋正好以半目勝出，這貴重的一目為我重返名人位立下了汗馬功勞。

正因為對手是加藤，我才能發現那一妙手，這樣說有點兒失禮，但卻是事實。如果對手是李昌鎬，大概我就想不到這一著兒了。棋手也是有血有肉的，對手不同，實力發揮的程度也會不同。這樣的事情對業餘棋手們來說，不也是一樣嗎？

五、不必判斷形勢

5-1、判斷形勢的人和不判斷形勢的人

關於圍棋的形勢判斷是怎麼一回事，大家都基本知道。在專業棋手之中，有各種各樣的人：有比較周密地判斷形勢的人，也有基本不做形勢判斷的人。

首先，計算，比較雙方的實地，但是，地有厚地、薄地，薄地就不能完全作為確定實地來計算。其次，檢點堅實的棋型和薄弱的棋型，如果都是堅實的棋型，那問題就不大，但是，如果有一塊薄弱的棋型，那就要減很多分兒。薄弱的棋型就像收不回的債務，多少總會對形勢起不利影響。

還要考慮到厚勢和模樣：是容易成為實地的模樣呢，還是容易成為進攻對象的模樣呢，兩者相差很大，再有，棋子形狀的好壞。是好形呢，還是愚形？就是說，是容易向中央發展的形狀呢，還是縮得很小呢？最後，有時候還不能無視下一著該誰走。

這樣，形勢判斷就是綜合的。也因為是綜合的，根據喜好，即根據重視側面不同，判斷的結果也會不同。比方說，實地差很多，但是，對於進攻對方薄弱棋型抱有自信的人，會覺得形勢不壞。

把形勢判斷的各種因素都列舉出來，會使人感到不勝其煩，不過，對形勢判斷不必十分在意。不論專業棋手還是業餘棋手，大部分的人都是看一眼就能知道「黑好」、「白好」、「不明」。如果一眼還看不出來，一分鐘左右總差不多了吧。

但是，形勢判斷的結果對下子有什麼影響呢？

形勢好，就不必用強，走穩一些，形勢不明，就可以不緊不慢。形勢不利，就得適當採用嚴厲一些的手段進行侵攻，對於採取這種方法下棋的人來說，形勢判斷的結果影響著他的行棋下子。有時，就在他走穩一點兒，不再用強的時候，不知不覺地盤面變成了細棋。還有一類棋手，不管形勢好壞，他們我行我素。在專業棋手的棋戰裡，形勢一邊倒的情況很少，下成細棋的情況比較多。所以，形勢好也罷，壞也罷，著法基本上沒什麼變化。

向大家介紹一則從老前輩那裡聽來的小故事。

據說高川秀格老師（第二十二期本因坊）從年輕時代起就很周密地進行形勢判斷，在那個時代，他是最早用計算的方法進行形勢判斷的棋手。

另一方面，板田榮男老師（二十三期本因坊）可以說是完全不進行形勢判斷的棋手。

兩位巨頭在頭銜戰上對局十五回。令人驚訝的是，高川老師只贏了一回。居然輸了十四回，「不共戴天」說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

看到這個數字，上了歲數的、瞭解高川和板田的圍棋愛好者一定馬上就想到了：「棋風溫厚的高川肯定下不過剃刀板田。」

可是仔細研究了這十五回頭銜戰的棋譜，就會發現事情並不這麼簡單。

確實有中盤就被殺得落花流水的情況，這種情況比較醒目，所以給人印象深刻。但是實際上，高川老師發揮了才智與板田老師互角的棋還是多數的。高川老師本來是力戰棋。但是他並不鋒芒畢露，而是披上了均衡，或說全局觀念的外衣，這就是所謂的平明高川流。

那麼他為什麼打敗了呢？敗在終盤。每次頭銜戰中處於轉折點上的那一盤，大都是在終盤才敗下陣來。這是為什麼呢？像形勢判斷一樣，高川老師的收官也靠計算，而板田老師雖然也計算，但實際上採用的是手筋收官，他一直戰鬥，直到最後的最後。就是一目兩目也絕不放過，這就是所謂貪得無厭的手筋收官，老前輩強調說，高川敗給板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計算收官對抗不了手筋收官。他還說：「誰也沒說出來，不過在當時，板田的官子出類拔萃。」

原來是這樣，我們這一代可以從中學到不少東西。這樣說來，就有比計算更為重要的東西。這就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也代表了我的意思，因為我也不大喜歡計算。倒不是不會，而是除非必要的時候，我沒心思去計算。

5-2、我不判斷形勢的理由

下面說說我的情況。

我不喜歡形勢判斷，不是說我沒那個能力，或者不會，而是說形勢判斷這種行為本身很可疑，我是能躲就躲。我這樣說，可能有人覺得很奇怪。但沒辦法，多年的圍棋經驗使我形成了這種感覺。和我同感的專業棋手並不少。「不判斷形勢派」的大多數人大概都在某種意義上本能地能躲就躲吧。

我呢，是這樣：

認真地進行了形勢判斷，結果，有輸有贏。後來仔細一想，勝負和形勢判斷不是一個層次的問題，兩者沒有什麼關係。不是因為進行了怎樣的形勢判斷，就贏了，或者就輸了。

還是在年輕的時候我就發現了一個問題。棋手有各種類型，而我是這麼一種類型：一開始認真地進行形勢判斷，心理上，精神上就會受到影響。對局中如果盯著棋盤分析形勢，我就會不是我了，簡單說，我就會變得「凡俗」，變得「貧乏」。作為對局者，我會感到自己墮落到平庸、貧困、貧弱的地步去。

這種感覺，讀者能理解吧。形勢不壞，就覺得自己能贏。這樣一想，肉體和精神都會變得軟綿綿的，緊張的弓弦一下子就斷了，棋也會很快輸掉。不考慮形勢時的那種精神緊張的風采，就在想到形勢不錯的那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所以，形勢不壞、形勢不妙、好像要贏了、好像要輸了，這些話是不應該總是說給自己聽的，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特殊情況。

那麼，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最好呢；不管形勢好壞，懷著一種嘗試的心情，偶然成功的事情不是常有嗎。與此相反，想到已經不錯了，像一尊佛像似的，什麼也不幹，精神就會衰萎。這種衰萎也會反映到棋盤上去。所以我總是「管他形勢好壞呢」。這是我的基本態度，也是我的秘訣。不管形勢好壞，每時每刻都盡可能燃燒。這樣，風采自然就煥發出來了。

不過，一心相信會有風采，但等到最後也沒煥發出風采的時候也是有的。

圍棋不是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就能贏的。「我厲害，所以贏了。」世上大概沒有這麼說話的人。我總覺得，幸運只降臨在那些平凡卻以純粹的心情面對棋盤的人的頭上。

就我而言，一計算，一判斷形勢，就變得不純粹了。是稍佔上風呢，還是優勢呢，一這樣計較，就更完了，嘗試新鮮著法的慾望就會隨之消失。

當然根據不同局面做出不同判斷，這本身沒什麼問題。但是僅此而已，「看來好像不壞」，「好像有點兒不妙」，只能對自己說到這兒。如果據此進一步要求自己，奮起採取什麼行動，就危險了。不過也有與我正相反的另一種類型的棋手。

總之，我是不靠形勢判斷的。形勢判斷對我來說，幾乎毫無益處，反而常常帶來不良影響。不能讓形勢判斷具體介入或左右棋盤上的進程。如果不是這樣，作為對局者的我的自由就失去了立足點。

所以說，一般的，抽象的形勢判斷是可以的，但僅限於一句話，放寬肚量不深究為好。

我雖然嘴上說得很絕對，而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做到，我也有過幾次先判斷形勢，然後根據形勢決定著法的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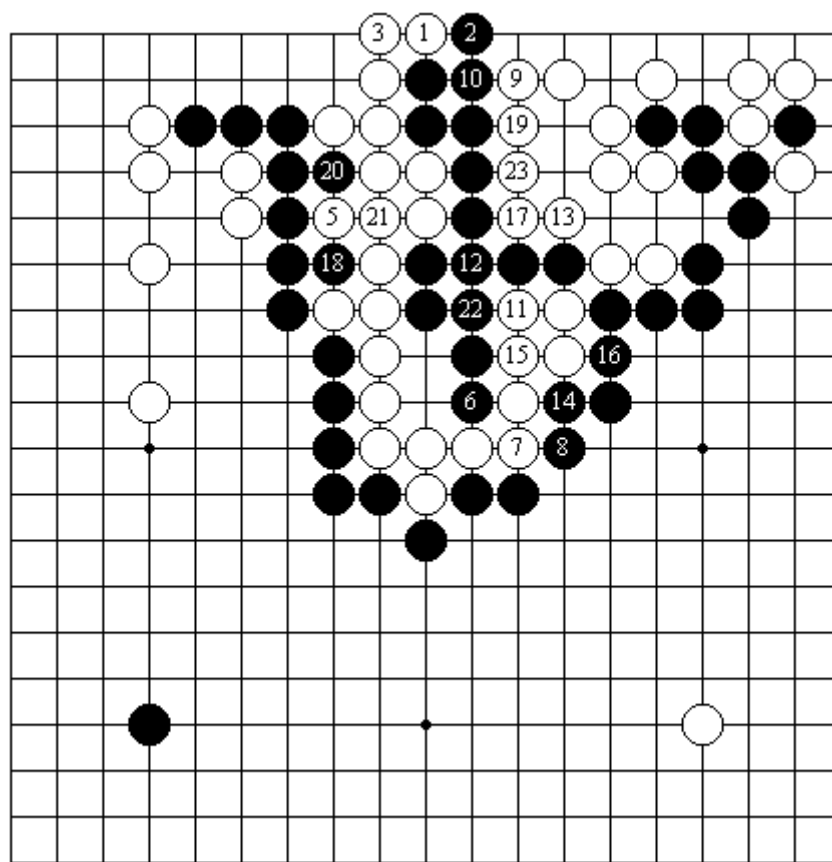
那是因為對局有著特別的意義，比如三大棋戰七局決勝負的第六局或第七局，這時候，無論如何這局得贏，無論如何得一錘子定音，這可以說是棋手的真實想法。在這種時候，只要能贏，不管採用什麼方法。

在中盤即將結束的時候，如果佔了優勢，我心裡就會哆嗦。可以用嚴厲的手段一鼓作氣決定勝負，也可以用堅實的手段控制局勢，最後，我總是選擇了後者來逃避風險。我選擇後者，是因為可以取得勝利，保住頭銜，但只有在這種時候，我才違背「管他形勢好壞」主義。

這種情況極少。在一般的對局中，我都選擇前者，選擇一鼓作氣決定勝負的一著。

5-3、雖說是劣勢

圖十三之一，這是棋聖決勝戰中的一局，我執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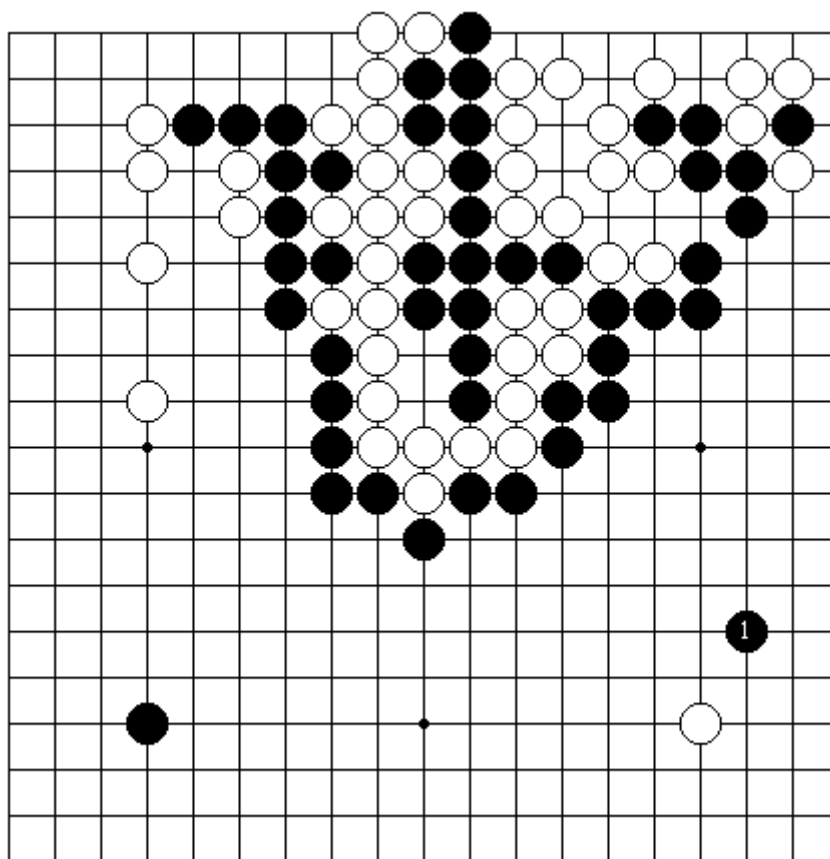


圖十三之一（黑 4=白 21）

次序錯綜複雜，不大容易看懂，總之，上邊黑白兩塊大棋對殺。因為直接關係到一局的勝敗，雙方讀棋都盡可能地謹慎。從自 1 開始的自棋步步正解，到白 23 為止，黑差一氣。

不過，這不是實戰圖，而是參考圖。在實戰中，白 1、3 以後攻法欠妥，結果白棋被殺。至此，對方只好認輸。這樣的對局在大頭銜戰中很少見。

圖十三之二，那麼，怎麼看待這張參考圖的形勢呢，就是說，參考圖的發展會如何呢？白棋在上半邊有扎扎实實的六十目。不過被黑棋的城牆圍得嚴嚴實實，那麼從右邊到中央的黑棋模樣是否能與白棋匹敵呢；圖形很簡單，判斷也容易。



圖十三之二

聽說，意見有兩種。一種認為白棋優勢，這是多數派。還有少數派，認為還要看發展，不說形勢不明，而說，還要看發展，這裡暗含著黑勢稍劣的味道。

我的看法和我的對手一樣，認為黑勢劣。這麼大的一塊棋被吃掉，肯定難以挽救。一般說，這盤棋是黑棋輸。

不過，我用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我的想法。

如果黑棋接著走，大概會從黑 1 掛角開始。因為黑棋覺得，不是形勢不明，而是「還要看發展」。棋盤的上半邊雖然已見分曉，但是下半邊還是一張白紙，這樣，第二回合的中盤戰就開始了。

雖然被提掉一塊大棋，但是並不意味著毫無希望。要是我的話，不管是中盤勝負還是官子勝負，一定會走到最後。實際上，在對局時，我的讀棋正如圖十三之一那樣，差一氣，當時我已想到在下半邊決一死戰了。

這裡，最關鍵的是：

走下去，棋說不定會越來越細。這盤棋，白棋如果扎扎實實地竄入黑地，就更容易走成細棋。

所以，雖說黑棋劣勢，但根本沒必要在意。雖說白棋優勢，位不能令人放心。一時的優勢，說到底，只是一時的優勢。

這樣看來，「白棋這樣走的話（比方圖十三之一），就贏了」，或者「白棋那樣走的話，黑棋就輸了」這類說法很難說有什麼道理。因為瞬間的形勢判斷是與勝負有著直接關係的。

5-4、真是逆轉麼

圍棋、將棋，體育比賽，可以說凡有勝負的遊戲都會出現逆轉，即形勢顛倒的現象，反過來可以說，沒有逆轉的比賽是不存在的。有些比賽甚至經過多次反覆，在一波三折中決出勝負。

不允許有反覆的、絕對優勢的勝利是很難的，並且也不多見。以前，如果向本因坊秀策打聽比賽結果，他會說「我執黑」。這是因為以前沒有貼子，並且秀策的棋藝確實超群。其他的棋士比他差一截，所以秀策執黑幾乎都是絕對優勢。他絕不會給對手任何機會，因此，從「我執黑」就知道了勝負。

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因為是貼子棋，這樣就不能說黑棋肯定優勢，並且棋士的水平旗鼓相當，絕對優勢更是絕無僅有了。

「逆轉」，這是個人們常常隨口就說的詞兒，但是就圍棋而言，事情並不那麼簡單，這個詞兒意思深遠，有時候甚至可以說這個詞兒本身意思不明。

如果放在棒球之類以分數來表示優勢劣勢的遊戲中，這個詞兒的意思很好懂。到第七局，以五比零領先，如果第八局、第九局一下子丟了七分，那就是輸了，誰都會承認這是逆轉。

但是圍棋不能用數字表示優勢。雖然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盤面十目，黑棋優勢」，但是這優勢是沒有確實保障的。如果你追問「真是這樣嗎？」他恐怕沒有自信說，「是的，盤面十目」

講個小故事。

在縣（譯者註：相當於省）代表隊棋手開辦的圍棋沙龍，一位常來的有段者幾次抱怨說，「不知怎麼搞的，最近總是逆轉敗。」於是沙龍的主人讓他從最近下過的棋中挑出三局來擺擺看，結果三局都不是逆轉敗，都是從一開始就不怎麼樣。

因為他把劣勢看做優勢，所以才覺得是逆轉敗。這種判斷錯誤實在是可愛…

不過對待這個小故事。我們卻不應該一笑了之，就是專業棋手在下棋的時候也有雙方都認為自己有利的情形。於是，由於認識的不同，就出現了絕對優勢和

反敗為勝的不同說法。並且棋手中還有形勢樂觀派和形勢悲觀派，他們對逆轉的看法也會不一樣。

舉一個很微妙的例子。

我們回過頭再來看圖 12。差半目的棋，因為黑 1 的點眼，在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反敗為勝，成功地半目勝出，圍棋記者寫的是白棋逆轉敗，黑棋逆轉勝，我們當局者也這麼認為。因為這是對逆轉的一般說法。

但是，話不是也可以這樣說嗎？

事實上，盤面隱藏著黑 1 這一妙手，這樣，黑棋才能發現這一正確的著法，贏得勝利，所以不能說是逆轉勝。換句話說，如果承認這一妙手本身存在，那麼這盤棋本來就是黑勝半目。於是就不應該說黑棋逆轉勝，而應該說黑棋本來就是優勢。

反過來說，如果黑棋沒有發現黑 1 點眼，就是說，雖是優勢。卻走錯了棋，這時候，就應該說黑棋逆轉敗，白棋逆轉勝了。

總之，上述理由自有它的道理，不過，對我來說，怎麼說都可以。我想，去掉那些繁瑣的追根問底，就按人們一般所說圖 12 是黑棋逆轉勝，也未嘗不可，這樣的話，黑 1 這一妙手就顯得更為突出了。

六、國際化時代與時間限制

6-1、對時間限制的看法

因為在國際棋戰中，韓國和中國領先，所以好長時間以來總是聽到這樣的呼聲：「日本怎麼搞的？」前一階段，小林光一、王立誠，依田紀基的成績還不錯，但是這只是在個別的棋戰裡，作為整體，日本卻佔領不了領先的位置。我本人成績不佳，自然沒什麼發言權。

現在，中國處於低潮，所以我們的目標是韓國，特別是二十幾歲的年輕棋手。

都說韓國領先於日本。但是就圍棋而言，我認為日本一點兒也沒落後。在技術上日本毫不遜色。

那麼到底為什麼韓國的李昌鎬就是第一呢？他可以稱做第一嗎？

為了充分說明這種現狀，不考慮時間限制的問題、不考慮對時間限制的不同規定是不行的。在日本，最長的棋戰是各限時八小時的二日制的頭銜戰，剩下的棋戰大部分是五小時。另外，作為電視節目和公開對局的快棋賽，時間限制又各種各樣。而韓國和中國的國內棋戰基本上都是三小時，這與國際棋戰的三小時相一致。當然國際上還有快棋賽。

這種體制的不同意味著什麼呢？對方的選手用和國內一樣的三小時感覺參加國際棋戰，而日本選手首先必須克服這個時間感覺上的差異。就是說首先得換擋。

我這樣說，肯定有人反對：

「對日本選手來說，這確實是個不利條件，但是不管是二日制、五小時、三小時，還是三十秒一著的快棋，圍棋本身又沒變。強調時間限制，不是強詞奪理嗎？」

不是強詞奪理。這裡確實有一個矛盾，我得先說明一下。

以我為例。本因坊決勝戰是二日制（每人各限時八小時）。富士通杯世界錦標賽是三小時。本因坊戰一開始，富士通杯的選拔賽也同時開戰。我就要在國內或者國外參加富士通杯賽，然後接著又趕到本因坊賽場。下完了本因坊，馬上又飛往富士通杯賽場。

先不說比賽結果，下完了三小時的棋以後下八小時的棋，或者，下完了八小時的棋以後下三小時的棋，這意味著什麼？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就像是在玩兩種完全不同的遊戲。也許有人會說：不都是圍棋嘛！但是面對棋盤時的精神準備，身體狀態的調整卻不是那麼容易換擋的，像依田紀基那樣一點兒不怪就一頭扎進三小時世界的人是有，但是在我心裡，三小時和八小時的矛盾卻一直得不到根本解決。

這裡，假設出現了一種反論：

「下慣了八小時圍棋的人在三小時的棋戰裡絕不會取勝。現在的我沒有在兩種棋戰裡都取勝的力量。」

「那麼乾脆，把二日制的棋賽全都廢除。並且全力以赴只參加國際棋戰，那樣的話，你不就可以在國際棋戰上當全冠王了嗎？」

雖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但是其中有幾分現實性。小林光一就曾宣佈，「既然在二日制棋戰上不含糊，在三小時棋戰上也不應該輸。」並且他身先力行，在三小時國際棋戰上也取得了成績。但是我的想法正相反。

我這樣想：一直奮戰在二日制的棋戰上，至今已有相當的成績，習慣了八小時的棋戰，再想在三小時的棋戰上取勝，根本不可能。

於是我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廢除二日制的圍棋，日本圍棋一概採用三小時制。這樣的話，日本與韓國、中國就條件統一了，日本棋手也就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實力了…

有一種過高評價韓國棋手的傾向，而實際情況如何呢？確實，韓國的入段新人比日本厲害得多。日本的初段新手還派不上用場。而且韓國的初段眨眼工夫就

爬上來了，不久在國際棋戰上也能拋頭露面。但這是因為韓國的中堅一層人手不足的緣故。

上得快是不是好事，是福是禍，這還有待討論，我們暫且不說。

日本有希望的年輕棋手很難爬上來。誰都這麼說，確實也如此。這個問題與時間限制的問題不同，是日韓兩國棋壇體制的問題。

為什麼爬不上來呢？中堅層太厚，要想突破中堅層，非下苦工夫不行。弄不好，就像馬拉松比賽被捲進第二團選手裡似的，漸漸就被人們忘掉了。這種情況非常之多。

比方說山下敬吾，誰都對他寄予極大的希望。他如果一直在韓國下棋，現在大概正與李昌鎬大戰吧，更加肯定他說，正在爭奪頭銜吧，因為是假定的說法，說多了也沒用。

因為是在日本，所以怎麼也爬不上來，或說要用很長時間才能爬上來，讓周圍的人等得心煩。總之，這都是因為日本的人材、有才能的人太多了。在這個意義上，日本並不落後，因此我對日本棋壇的將來一點兒也不悲觀。如果一概採用三小時制的話，有才能的年輕棋手一定會更早地嶄露頭角。

6-2、二日制是日本文化

時間限制全部改為三小時，這屬於過激言論，一點兒實現的可能也沒有：像圍棋界這樣有傳統的世界重視習慣呀規矩的，不會輕易改變因襲多年的體制。

我個人認為除了快棋，都應該統一為三小時，不過，相反的想法我也不是沒有，實話說，很矛盾，二日制的棋賽一直延續下去不是也挺好嗎？矛盾，但是又沒法兒不腳踩兩隻船。

本來，包括時間限制在內的棋戰體制上的問題，是由報社等贊助單位和日本棋院等籌辦單位決定的。只要基本合理，棋手服從就是了。所以現在，趙治勳說的只是個人意見。

我和二日制的棋賽有緣，到現在已經有三十三回的經驗了。1999年第五十四期本因坊戰敗給了趙善津，這是第五回失敗。從二十四歲成為名人至今，十九年過去了，十九年出場了三十三回決勝戰，是多呢，還是少呢？我也許應該說：多。

因為有這段經歷，我對限時八小時的兩日制棋賽十分眷戀，雖然我剛說了應該統一為三小時。

那麼，七局決勝負的二日制棋賽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這完全是一個獨特的世界，恐怕韓國和中國的棋手無法想像。出發到某地方的都市去，一頭扎進飯店或者旅館，兩天裡和對手角鬥，對局者就這樣被帶進了一個人為的與世隔絕的空間。

關心七局棋的熱心的愛好者只能看到棋盤上的進程和對局者的形象，而無從可知周圍發生的各種事情，包括精神方面的事情。可以說，一局二日制棋賽就像一部故事片，兩位對局者被指定作為主人公，主人公要經歷重重苦難，最後，其中一位被告之可以高興了。

包括來去一共四天，在精神上，出發前兩天就有了變化。這個「變化」有時候是精神負擔，有時候是不安，還有灰心，或者考慮具體的佈局計劃等等，七局棋從第二局到第六局執黑執白已被決定，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計劃。

到了某地方的都市，故事片的主人公被安排乘坐出租車去對局現場，國際棋戰的時候是坐大轎車。作為對局現場的飯店或旅館大都是當地一流的，如果是和室，一般都有歷史，都有著某些傳奇故事作為陪襯，比如經常是天皇陛下下榻的地方。

對局室安排在最高級的房間，對光線等等都要一一進行嚴格的檢查。棋盤是價值一千萬、兩千萬的珍品，可不像國際棋戰上使用的那種沒腿兒的棋盤，即那種棋社用的東西。

飯菜更不用說了，當地的山珍海味應有盡有，並且配備一位負責膳食的女傭，想吃什麼儘管開口。

簡單說，仁至義盡。提供最好的環境，其意在於請你們充分發揮棋力，真可謂完全獨特的世界、與世隔絕的空間。在競技的世界裡，除了圍棋、將棋，這種待遇簡直不可想像。

也許是因為長期泡在七局棋裡，人就會漸漸變得像老狐狸似的刁鑽，我現在也習慣了奢侈的款待。可我以前不是這樣，記得第一次在漢城舉辦棋聖戰，對手是武官正樹。對局現場在羅泰賓館，給我安排的房間是要人寢宮。門口站著一位像機器人似的背著手的警衛，屋子好幾間，連侍從的臥室都有。簡直就是皇宮，就在我進來以前，聽說這兒住著沙特阿拉伯的國王，要不就是王子！

我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主臥室雖說是單人房，可也太大了，豪華的大床並排兩張，姑且躺下準備入睡，可翻來覆去心神不定。不知怎麼回事，就是睡不舒服。沒有辦法，喝了一口白蘭地，又在兩張床之間的空地上把被子雙層鋪好，總算睡著了，對於庶民來說，要人寢宮除了使人渾身刺癢以外毫無意義。

這些雖然都只是一些題外話，但是說明了三大棋戰的決勝戰竟受到如此的厚待。厚待也不是從最近才開始的，而是以前就這樣。據說江戶、明治時代的棋賽以一日制為主，到了秀哉名人的時代，棋賽的時間就延長了，封棋也成了一般對局的通例，到了後來，重要的對局就關在旅館裡進行。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可謂典

型的一例，可以說是進入昭和時代以後的產物。封棋的制度不僅被歷史最為悠久的本因坊戰所採用，後來也被其他棋戰採用了。

其實，爭奪勝負的比賽只要到對局現場，坐下來下棋、下完了走人就可以了。僅此而已。本來十分簡單的事情，結果被現在的二日制搞得大張旗鼓，甚至把地方的圍棋愛好者找來大搞賽前慶祝活動。

條件齊備的與世隔絕的空間就是要求對局者竭盡全身心的力量去廝殺。吃、住、封棋、一夜的睡眠……一盤棋要橫跨兩天。這本身就說明不僅是腦力的競爭，應該說是全身心的廝殺。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棋戰是一部故事片，這裡總是瀰漫著日本特有的審美意識，還有對兩天時間在密封空間裡的創造成果的期待。可以說，這是日本文化固有的特徵。不過說起來，這又不是從很早以前就有了的習慣，請不要產生其古來就有的錯覺，好像我在主張二日制的正統性。

如果問我是否喜歡二日制體制，我的回答是喜歡。沒有什麼比這兩天更艱苦了，但是我作為棋手，還是被它的某種魅力所吸引。所以我腳踩兩隻船，一邊主張一律採用三小時制，一邊又希望保留二日制棋賽。

6-3、三小時也長

棋賽兩天，加上前後的兩天，一共四天。這四天是如何度過的呢？我總是在七局決勝戰期間，同時搞些新的嘗試，每次對局期間，都幹點兒什麼。光是下棋會感到窒息，得不到發散。說這些要素綜合起來才反映出日本文化的風格，我就是因此才喜歡二日制棋賽的。回過頭再來考慮時間限制的問題，三小時的棋賽也有它的道理，我一會兒站在這邊兒，一會兒站在那邊兒，就像一隻毫無主意的蝙蝠似的…

不能否認二日制棋賽的優點：把這麼長的時間作為財富，就會油然而生創造點兒什麼的浪漫情調，這是二日制棋賽所獨有的，它使有創造性的長考成為可能，它產生出深謀遠慮的棋譜。即使對手使出新的招法，一般也會有新的應法出現。即使盤面變化多端，用去一小時的話，比較各種變化，從中選取最好的對策也是可以做到的。而三小時的棋賽呢，需要事先制定作戰方案，需要研究新的招法，以備實戰。也許這才叫做專業棋手的世界。

比較一下看，其他的體育比賽，比如棒球、足球，一般都在三小時以內。作為娛樂，這段時間對現場觀眾和電視觀眾也比較合適。長了顯得冗長，短了又不過癮。

國際棋戰一個人三小時，合計六小時。中間有午飯、午休，如果上午十點開賽，大概傍晚就結束了。一個人三小時的棋賽還有午休，真想得出來，作為棋手，我是一點兒食慾也沒有，這段時間多出來，真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我雖然擁護二日制，但是實話說，我覺得三小時的棋賽都太長。

如果平常進行研究，有 60 秒或 30 秒，就一定能夠在盤上找到該走的地方。我這裡說的不是我自己的事情，而是作為專業棋手的思想準備的問題，如果 60 秒還看不出著法，只好平時多進行縝密的研究，包括發現新的招法。

說到專業人材，訓練的內容都十分龐大，不論高爾夫選手。網球選手，還是演奏家……據說一位有名的年輕小提琴手一天練習八個小時。幹專業，這是起碼的。我這樣說，除了想告誡有希望的年輕棋手，當然也是對自己的要求。

6-4、實話實說

1999 年。我失去了三大棋戰之一——本因坊的頭銜，這樣。就從一年裡只圍著三大棋戰轉的狀況中解放出來了，這幾年戴著大二冠，就是想在其他的棋戰中奮鬥，也很難如願。這就像我曾說過的情況一樣：參加了這麼多八小時的棋戰，同時想在三小時的世界棋戰中取勝，在我來說是力所不能及的。

其他的棋戰只能放棄，雖然不應該從嘴裡說出力所不能及這樣的話來，但是還是說實話好。

獨佔大三冠的那幾年裡，三大棋戰和世界棋戰最重要，我對其他的棋戰沒有興趣。這樣說有點兒過分，但是事實是，在身體上就力不從心，現在情況不同了，如果大三冠一個個丟掉了。也許在其他棋戰裡就能發揮作用了。

好像我在打小算盤，不過話說回來，這不是作為棋手的基本態度嗎？所以，三冠成了兩冠，我的目標也會隨之而變化。

七、現代強於過去

7-1、日本的名人們

我偏袒日本圍棋，不希望輸給韓國和中國，是因為我是日本棋手。這是很自然的，不需要其他理由。

過去的事情我不大清楚。但是只粗略地瞭解了日本的圍棋歷史，其內容就使我目不暇接了過去被稱做名人的棋手如此之多，他們競達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因此到現在，我們這些棋於還敬仰他們。就是現在，他們的棋譜還令我們吟味，值得學習的東西隨處可見。

但是這些話跟將棋棋手是說不通的、據說。過去的將棋名人的棋譜沒有什麼參考價值，就連大野宗步的棋譜也不例外而值得學習的圍棋名人卻有很多。圍棋棋手和將棋棋手都為這一不同而感到驚奇。這大概是因為兩種棋藝的本質異同所

致吧，將棋的佈局非常重要，中盤和終盤都隨序盤的格局發展下去，所以不管中盤和終盤走得多麼漂亮。參考有著：日式序盤作戰在江廣時代的將棋就已經失去了意義。

圍棋的定式可有可無，絕沒有將棋的定式那麼重要江廣時代的圍棋和現代圍棋有很多類似的著法，兩種棋藝的差別造成了將棋棋手和圍棋棋手對古典作品關心程度的不同。

總之，日本圍棋歷史可謂輝煌。其原因是江戶幕府把圍棋（還有將棋）作為「國技」招進幕府，備加保護、精心養育。而同時代的李氏朝鮮卻把圍棋歸入「雜技」。在清朝中國，圍棋只是士大夫的高雅遊藝，國家對圍棋不管不顧，不予援助。

所以，在日本的歷史上名手輩出，即使到了昭和、平成時代，他們仍然受到人們的尊敬。

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我小時候，本因坊秀策（幕末的大棋士）被說成是圍棋的基石。青年時代的吳清源老師在來日本以前反覆研究秀策的棋譜，就是受到了日本國內對秀策的評價的影響。

甚至有「秀策的黑，秀榮的白」的說法，在不貼子的時代，因為黑和白的著法不一樣，研究這兩位代表人物的棋就可以。本因坊秀榮是明治時代的人物。

雖說秀策是圍棋的基本，大家卻不可能都學秀策流。簡單說，這位名人的風格是正確無比，讀棋很深，一手一手向前推進，就像是一篇沒有敗筆的楷書。

就有人明言，「我不太喜歡秀策」。林海峰就這麼說。他覺得走棋太規矩了就失去了趣味。林海峰認為秀策的師弟秀甫的棋漂亮。秀甫是明治前期的最強者，雄大的作戰規劃令我們後輩著迷。

小時候有一個時期，相對秀策來說，我常擺他的師兄，也是他的老師本因坊秀和的棋譜。原因已記不大清楚了，大概和林海峰一樣覺得秀策的棋沒意思吧，秀和是代表幕末的大棋士。他的棋藝表現在多方面，特別是利用不斷的小轉換一點兒一點兒地壯大勢力，步法輕妙，可謂瀟灑。

我這裡只提到了幾位大棋士，但是在日本的圍棋史上，歷代都有名人，其壯觀真可稱為一部文化遺產。日本人特別尊敬古人，所以這些名人彷彿現在還活在我們周圍。

7-3、時代在進步

有了這樣的考慮，圍棋這種遊藝與其他遊藝的不同之處就明顯了，將棋只採用現在的戰法，根本不理會過去的棋譜。而像「歌舞伎」或「能」這樣與勝負無關的藝術，不管怎麼追求現代派嶄新的演技，也不能無視傳統。

那麼圍棋呢？

我曾斷言：現代的冠軍高於歷代名人。那麼，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無視過去呢？不能。且不說江戶，明治時代的前人，就說晚近、我們小時候熟悉，留在我們記憶中的老前輩，例如橋本宇太郎老師，高川格老師、木谷實老師，對我們來說，他們已經是「傳統」了。我小時候，他們已經是老爺爺了。特別是木谷老師是我的師父，不是外人。我們從這一世代的老師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可以說現在還得益於傳統。應該說，圍棋這種遊藝既是限於眼前的競技，同時又擔負著歷史和傳統。

幾年前，現在已經停刊了的《棋道》雜誌上有一篇對話，在那裡我曾這樣說過：「歷代本因坊都很厲害。但是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對手，所以也可以說不厲害，」這裡當然不是說的世襲制本因坊，而是說的頭銜戰本因坊：。

這是極為傲慢的說法，到底說的是什麼時候的本因坊呢？實話說，我想著的是本因坊戰從初期（譯者註：本因坊戰始於 1939 年）到昭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譯者註：1945～1965 年之間）。

我是因為確信時代進步了，現在的棋手都很厲害，才明確地採用了這難以啟齒的說法。剛才談到的林海峰以後人才濟濟，正是用不同的表述說了同一件事情。

事實上。將昭和二十年代和近年的本因坊決勝戰棋譜擺出來比較一下看看——因為最近的棋譜與我有關，所以不大好意思說，但是總的來說，比較一下就會清楚地看到兩者之間的差距，再說一遍吧，其間的差距：一個是頭銜佔有者和挑戰者在實力上多少有些距離，另一，個是頭銜佔有者和挑戰者比肩而立。現在是不管誰成了挑戰者都會與頭銜佔有者殺得難解難分的時代。可以說是頭銜佔有者受難的時代，不可思議的是，就是在這樣人才濟濟的時代，仍然有連霸的可能。

對於我的本因坊十連霸，人們稱譽為傑出的大紀錄，但是我還是感到不可思議，在那十年裡，我也總是感到不可思議。如果像以前那樣，我是出類拔革的大名人，勝了倒沒什麼可奇怪的，但是沒有什麼超群的地方，卻連霸了十年本因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現在想起來，越加感到不可思議。

八、昭和、平成的大棋士

8-1、吳清源

如果不說很早以前的名人，而說老前輩，在我，首先得說吳清源老師、木谷實、橋本宇太郎、板田榮男、高川格、藤澤秀行，他們和吳清源老師一樣都是偉大的棋士，但是給我影響最大的卻是吳老師。

如果說到個人之間的交情，那是我小時候，在四谷的木谷道場，吳老師和我有過三言兩語。還有，我三段的時候，執黑和吳老師有過倒貼子的公開賽，僅此

而已。總之，對我來說，吳老師是神人，是萬難接近的，現在的吳老師仍然精神矍鑠，就像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樣。

記不清是什麼時候了，大概是在王座戰上，我輸給王立誠的時候，吳老師說：「治勳，著法無理吧，這樣可不行，到我家來，我告訴你。」

不得不佩服吳老師的率直，一般人會說，「來我家玩兒吧。隨便做點兒什麼吃。」可吳老師是個純粹的人，說話從不繞彎兒。當時弄得我誠惶誠恐。

我是在十五歲左右，認真地擺過四卷本《吳清源全集》的棋譜。那時正是棋力大長，準備著初試鋒芒的時期。正巧在這一時期與《吳清源全集》相遇，真可以說是幸運。

一有時間，我就擺棋譜，記得擺完第三遍，收有吳老師全盛時期的棋譜的第三卷已經破破爛爛了，我又買來了新的，開始了第四遍。

當時不像現在，每星期對局不多。也不像現在這麼方便。現在可以把棋譜按次序輸入電腦，不一會兒就可以看到總譜了。所以那時候的少年棋手們總是面對著《秀策全集》，《吳清源全集》。

為什麼一頭砸在棋譜裡呢？因為棋譜裡有可學的東西，值得學習的越多，所受影響就越大，實際上，吳老師的圍棋給我的啟迪最多。可以說，在圍棋觀方面，在基本的思考方法方面，我受到了吳老師的極大影響。

具體說起來，並不是很難的問題。

這是業餘愛好者們也知道，即吳老師那有名的速度感。他的每一盤棋都充滿了速度感。在局部，除了必要的著法以外，並不過分追究，飛快地搶佔邊上的大場，總是領先對手一步，不停地飛跑，所以，看吳老師的棋就像看田徑比賽或是足球賽。這種充滿速度感的大棋士可謂前無古人，並且，他的腳步那麼輕快，一點兒沒有滯重的感覺，更為新鮮的是，他遠離膚淺的常識，就像外行一樣，採用原始的著法。

昭和八年（1933年），他和木谷老師一起公佈了新佈局。當時，木谷老師二十四歲，吳老師十九歲，其年齡也令人吃驚。正是在這一時期，吳老師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逐漸為世人所知。

比較木谷老師和吳老師的棋風，兩者都是只用一手占角，而不再補一手守角。但是木谷老師在星位、高目、五五落子，而吳老師在星位和三三落子。從佈局整體看，木谷老師重視中央的勢力，而吳老師重視快速搶佔邊上的大場。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兩者的區別。總之，新佈局把普通圍棋愛好者都捲進了興奮的漩渦，可見當時木谷實和吳清源的名聲是相當大的，吳老師從青年時代起，就一貫信奉速度重視主義。

但是不單單只是速度，局部的處理方法也很明快。也可以說，這種處理方法十分簡捷。對局部不過分追究，並且手法輕妙，所以，吳老師很少有以厚勢為背景強力推進的棋。

也許就是這種棋風吧，很適合我天生的氣質，不過現在的我，如前所述，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已經不再習慣那種簡單區分棋風的思考方法了，講究速度，同時也要注意走得紮實，走得紮實是為了下一著有速度感。我現在希望自己的正是這樣。

8-2、吳清源老師的悲劇

我先在這裡冒昧他說上一句：

「說不定吳老師並不是很強的棋手！…」

請讀者留意「說不定」。這一保留，因為這是我腦海裡有時會閃現的率直的感受。要想說清楚這一感想，恐怕還不那麼容易，我來試著說說看吧。

吳老師的圍棋說不定是個悲劇，又是「說不定」，因為這是有關人生奧秘的題目，所以很難斷定。不是說老師的人生是悲劇，而是說老師的圍棋是悲劇。

現在，不用說吳老師是著名的大棋士，但是到了將來，還會在棋史上得到那麼高的評價嗎？比如說秀榮，也許更有可能得到高度的評價。不敢斷言，而說「說不定」是就吳老師圍棋的具體內容而言，「悲劇」也是就他的圍棋的具體內容而言。

吳老師大成以後，主戰場是十番棋戰（降格戰）。有時候是與和他齊名的最強者的十番棋戰。十番棋戰是主要棋戰，又是降格戰，所以是真刀真槍，還有，有希望的年輕棋手輪番挑戰的十番棋戰、四番棋戰，每年一度與本因坊的三番棋戰也是他的戰場，其他棋戰一概與他無關。

作為主要棋戰的十番棋，對手以本因坊為首，全都是實力相當的豪強。木谷實、雁金準一、橋本宇太郎、岩本熏、藤澤庫之助、板田榮男、高川格，這些人幾乎都被吳老師降了格。從互先到先相先，再到定先。

在沒有貼子的情況下把對手降格是多麼艱難的事情啊！比方說，在互先的場合下，執黑連勝之後，執白還要連勝兩局。就是說一共要連勝四局。

真可謂至難之極。準都能看到，其難度要大大超過秀榮從定先開始把對手降格，這樣的話，吳清源就應該是歷史上的大棋士，而不能說「說不定吳老師並不是很強的棋手」了。

這裡不能不涉及圍棋本身的微妙變化。過去，圍棋有過黑棋白棋都靠力量和技術取勝、絕不強施無理之著的時代。

到了現代，特別是到了戰後十番棋戰的時代，單單執黑戰勝強手還不行，還必須執白。這才是難事。為了克服這一困難，幾乎盤盤都出不少無理之著。我曾仔細地研究過吳老師的棋譜，很為他的無理著法之多感到驚訝。這大概是因為在沒有貼子的情況下，執白要想取勝就不得不勉而為之吧。

並且，這些無理著法並不一定都受到對手的追究。我總覺得這裡關係到圍棋觀，即對圍棋本質的看法的問題。總之，行棋本身多少有些無理，這樣，整體上給人無理之感的棋就這樣出世了。

所以，十番棋戰的時代結束後，出戰了一兩次互先貼子的棋戰，無理的棋性就呈露出來，怎麼也不能如願取勝。就是說，在沒有貼子的情況下能夠戰勝先相先的對手，在貼子的情況下卻不能戰勝互先的對手。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吳老師的圍棋是悲劇的原因。

雖然吳老師出了交通事故，身體受到了影響，但是我總覺得，他的圍棋構成本身漂著某種悲劇的味道。

不過，十番棋戰的業績是值得稱頌的，儘管如此，本節開篇的那句話仍是我個人一直不能釋懷的一點疑問，但那並不是吳老師的責任，而是因為他生活在那樣的時代。

江戶、明治。過去的名人的圍棋思想和對圍棋的看法是那樣的偉大。這些通過棋譜也可以知道。擺一個棋譜，不但能瞭解棋手的強弱，而且能看到他對圍棋的看法、他的節氣。這樣的歷史後浪推前浪，一直到沒有貼子的時代與貼子互先的時代的轉換期，轉換期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是吳清源老師。

處在轉換期，又超越了這一時代的，是吳老師，他那孤高的形象獨樹一幟。這種作為棋手的悲劇，可以說是命運的安排吧。

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吳清源的世界從各種角度來看，都是意義深遠的。這種說法有點兒抽象，可以理解為，圍棋的所有要素都集中在他那裡。他的圍棋包容一切，這正是其他大師所不具備的。

吳老師以十番棋戰為主的實績流傳至今，但是報紙雜誌並沒有充分理解他的圍棋的內涵。甚至一點兒也沒有把吳老師圍棋的真髓告訴愛好者們。我十幾歲的時候最感興趣的正是他的這些不為人所知的地方。在這裡，我只試著談了其中一點兒，詳細說明需要更大的篇幅。

8-3、板田榮男

在前一世代的老師中，板田榮男是我在頭銜戰中遇到過的唯一的老師。那時我十八歲，參加了作為我立身出世的龍門的日本棋院冠軍賽：結果以二連勝三連敗來了個漂亮的反勝為敗。這是我棋手生涯中的第一個苦果，因此對我來說，板田老師是和我有緣分的前輩棋手之一。

開始就有了這段因緣，所以引來了各種各樣的說法。比如，年齡雖然差三輪，可確實是肝膽相照啦。因為棋風非常接近。所以板田特別喜歡趙治勳啦……等等。

由於我和半天老師互相並不嫌棄。所以就比較接近。但是說到棋風，那都是表面上的。

「棋風非常接近」，說的大概是先手搶佔要點，霸佔了實地。然後再苦心堅守的棋風；但是接近並不就是一樣。親兄弟在樣子上很像，但是氣質、性格、行為方式卻各不相同：所以「接近」說的就是接近，此外什麼意義也沒有。

說到底，也許我只能發揚板田老師那樣的棋風。但是我不希望把我們的棋清一色他說成是搶實地、善堅守的棋。就說都是搶實地、善堅守的棋，但是棋的內容根本不一樣，板田老師和我完全不同。如果非要按清一色的分法，吳清源老師和我們也是一類了，但是吳老師的棋又是另一樣。

棋手每人都有自己固有的特色，可以說所有的棋手都互不相似。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棋並不像人們一般所說的那樣。不管是誰，被貼上了搶實地、善堅守的標籤，非歪著腦袋反駁不可，我也一樣。看上去也許就靠那麼兩下子，可實際上流淌在每個人最深處的主流「並不都是那麼兩下子」，這就是我的主張。

被人貼上了標籤，自己再默認：「啊，我也許就是這樣吧。」結果，自己限制了自己，作為棋手的生命也就到頭了。實地、厚勢、進攻、防守，這些只是圍棋的某一方面，圍棋有許多要素，必須能夠把握所有這些要素。

雁金準一老師和吳老師進行過十番棋戰，但是下到第五局就不得不認輸了，據說那時他曾說：「吳先生沒有不知道的。」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什麼都知道。所以貼標籤並不能充分說明棋手，而且有時候對棋手來說，也許是非常失禮的行為。

我覺得頭銜王板田榮男和我一樣，是幸運的成功者。也許是過於幸運的棋手、不過幸運這東西也要準確地、貪婪地去捕捉。不在乎外表，而是竭盡全力去爭取，作為狼似的賭徒，像板田老師這樣充滿魄力的棋手不是很少見嗎？

8-4、小林光一

對我影響最大的同年代棋手當然是小林光一。說是受他的影響，不如說是他最使我意識到他的存在。

弟子時代就在一起切磋琢磨，幾乎同步晉升，因此很快就被報刊雜誌當成了一對兒好對手。弄得我們自己也這麼認為了，相互很注意。不過隨著慢慢地成了一流棋手，世界也就變得寬闊了，圍棋世界是一個充滿可怕的鬼魅的世界，有老

練鬼，有中堅鬼，有新人鬼，鬼才濟濟，隨著對手意識慢慢消失，結果很快又在頭銜戰中相遇了。包括頭銜戰，我和小林到現在的對局數已經超過了一百局，對我來說，這是很幸運的事情。

小林是個坦誠、直率、痛快的人。但是在圍棋上，不得不說他是個很了不起的人。他一定會加入圍棋史上那幾位偉大棋手的行列。他在國際棋戰上的好成績也是他的棋力的證明。

小林的圍棋用一句話說，就是摧不垮。大概是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經常研究秀策，受到了秀策的影響吧。

他的基本思想是重視大場，這在對局中充分地表現出來。走了一個大場，接著瞄準下一個大場，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佔領盤面上的好地方、大地方，這就是小林的棋風。就像將棋盤進行分區整理似的，十分精確。這種思維方法，我完全沒有，所以我和他迥然不同。

他一直認為「好的就是好的」。這是一種「只重視應該重視的東西」的感覺，這種乾脆斷然的思維方法，在我來說是根本無法想像的。

在這一點上，板田老師給了小林極高的評價。板田圍棋的基本思想也是「好的就是好的」，只要覺得好，就毫無顧慮地一個接一個去搶佔，並且最後總是勝利，和板田老師棋風接近的不是我，應該說是小林。這兩個人的圍棋基本精神非常接近。

重視應該重視的東西，所以，其他的一概不考慮，只要認為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東西，都毫不顧忌地扔掉。許多人評論說，小林把沒意思的都扔了，所以他的棋也沒意思，確實，小林在某種意義上把他的圍棋弄得沒意思了，但是這正是小林棋力高超的證明。

以前，森教練時代的西武棒球隊很厲害，最後兩局如果領先三分，就絕對不會讓對手翻過身來，輪上進攻，最初的打擊手如果上了壘，第二名擊球手肯定會給他創造搶壘的機會，這種紮實的功夫絕不會失誤。不能否認的是，全盛時期的小林就具有這樣的勝負觀念，並且這種勝負觀念在他的全盛時期充分發揮了作用。這是因為作為這種勝負觀念的基礎的分寸感十分精密、正確所致。

一步一步整頓棋形，即所謂小林流的「定形下法」，也是以正確的分寸感為基礎的。這是一種能夠判斷「這樣走不壞，這樣走稍好」的感覺。不過，定形下法在消滅對方的可能性的同時，也犧牲了自己的各種手段。

「哎，真可惜！」這裡，圍棋觀不同的人又該站出來說話了。

九、人生有救

9-1、人生論

相信好的就是好的，向前邁進，絕不左顧右盼。大概是因為這種生存方式是嚴肅認真的，才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歡迎吧。沒什麼意思的東西趁早兒扔掉。這也是一般的，或說正確的行為。

這正是小林的風格，至少以前，他是這樣的。不過，我有我的行為方式和生存方式，我和小林幾乎完全不同。

我有一種傾向，認為不僅好的，甚至壞的東西更好。至少在被認為是壞的東西裡，沉睡著好的東西。下快棋的時候，多少有些勉強，但是在有時間考慮的時候，我就想發現這些沉睡著的東西。為此把時間消耗餘燼，結果卻一無所獲的情況也是常有的。

正因為這樣，我才常常試用人們認為不可思議的著法，才遏制不住去追究那些被人們認為沒什麼意思的地方。有時候，我甚至無視，或說考慮如何避開那些人們所謂值得重視的「要點」，這毛病還不輕，也許是我故意要顯示自己的怪癖，也許我真的偏離了圍棋的大道。

對我來說，微不足道的東西比重要的東西更為重要。正在走大場的時候，突然看到剛剛告一段落的地方還有幾個犧牲了的棋子，別人會認為它們已沒什麼意義，可以放棄，但是我卻覺得它們精神可嘉，值得憐憫，就是早晚得放棄，在放棄以前也要讓它們發光發熱，讓它們的生命再一次開花結果。這不是人之常情嗎？這樣，與它們相應的、似乎毫無意義的構思就會浮現在腦海之中。正因為這樣，我總是不能理智地向前邁進。

珍重沒什麼意義的東西的這種感性，也許來自下圍棋以前的我的經歷。那是一種不想接觸真實，而想從虛假開始的心情。這也是一種願望：儘管是惡手，也要想辦法讓它發揮作用，這不是佛教的名言嗎：

「善人尚有來世，況惡人乎…。」

從小時候我就一直這麼覺得：「什麼人生的真諦呀，目的呀，什麼人類的理想呀」，這類拉大旗作虎皮的觀念總是有謊言在裡邊，可能的話就避開這類經過了藝術加工的詞彙。相比之下，對我來說，那些被人們看做毫無意義而拋棄的東西，那些因表面上並不華麗而被人們忽視的東西，它們的生命要重要得多。這種感覺肯定會在圍棋中反映出來。

總而言之，這些就是我的棋慢慢吞吞的原因。我不像小林那樣乾淨俐落。不過也可以這麼說：「如果說我在雙日制棋賽裡勝率高的話，這是因為雙日制棋賽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不是按計劃就能走下去的，圍棋不是按照棋形搶大場就能贏的。」

兩天，一天八小時，除了正道，還可以發現很多岔道。在這些岔道之中，只要發現一塊微不足道的石子，就會使棋盤上的世界變得混鈍起來。就是說，圍棋本來有很多岔道，而我們卻過而不入，或者這樣說，雖然我們也知道岔道上一定

會有寶貝，但是因為麻煩，因為繁忙的日常生活，我們卻硬是無視其存在，儘管硬是無視其存在的態度也許有其極為合理的一面。

突然嘮叨起日常生活來，真不好意思。不過，棋手也得生活。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不就意味著要拋棄埋伏在岔道上的某種羅曼蒂克嗎？

話題再回到小林：

我們倆的對戰成績是他勝稍多，但是如果只看頭銜戰，我的勝率大大超過了他，光看數字，到現在為止，可以說我是絕對優勢。

不可思議的是，我從來沒覺得我贏過他這麼多。也許因為我總是臨陣嘀咕吧：「這次要輸，這次夠嗆了。」有這樣的人，不管你贏了他多少次，但你總不覺得自己贏過他，對我來說，小林就是其中的第一個。

相反，也有這樣的人，不管你輸給他多少次，但你從不覺得輸給過他。其典型就是李昌鎬。

我總說，我不認為自己是個了不起的棋手，每下一盤棋，心裡就反省：「淨是臭棋，或是感到絕望：真是個不可救藥的臭棋簍子。」

儘管如此，我從不認為自己的棋力不如李昌鎬。可是實際上，我卻輸給他了。如果輸給曹熏鉉，我覺得很自然，可我看不出李昌鎬哪點兒厲害，也完全有信心贏他。結果呢，令人喪氣，我還是贏不了他。我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不可思議的是，找不到原因！

相對我給曹熏鉉，小林以高度評價，給李昌鎬的評價卻很低，這當然是出於個人的判斷，也許我沒有看到的地方，正是他厲害的地方。據說他讀棋正確明瞭，官子也厲害。但是這點兒東西也不值得抬出來那麼吹捧啊，肯定還有別的什麼東西。

並且，不管怎麼說，李昌鎬是幸運兒。

在人才稀少的年代，當上了曹熏鉉的弟子，順利地一口氣登上了頂峰。而小林他們，因為是在日本棋壇，到登上名人位為止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歷盡了千辛萬苦。

9-2、武宮正樹

武宮實在了不起，他的棋被稱做宇宙流，自然流。

他經常出現在電視上，笑瞇瞇地，像個老好人。有時候他會在解說中談起他那無比輕鬆的人生觀和宇宙流圍棋觀。但是，我們千萬別被他的輕鬆和過剩的奉獻精神騙了。

什麼是武官流，這已無須我來嘮叨了。他的棋史無前例，能夠把那麼大的規模貫徹到底，真是前無古人，實在令我輩敬仰。特別偉大的是，他不但曾作為超級明星在最重要的棋戰中堅持自己的棋風，而且在離開最重要棋戰之後仍然不釋初衷。看來他的性格是夠頑固的。他執白的時候還有變化，如果執黑，十年如一日地三連星，雷打不動，難道他就沒有什麼別的考慮？難道他就不受其他想法的誘惑嗎？

從勝負比率來看，三連星的效果並不那麼好，當然在武宮的場合也是如此，這種棋風贏不了小林光一，也贏不了趙治勳。儘管如此，他還是不釋初衷，還是三連星。我並無意低估三連星，但是三連星比較好對付，對三連星的作戰已經經過了大家深入細緻的研究，不單我，其他棋手也一樣。

不過，下棋不僅是勝負問題，武官一定會得到後代的高度評價。只以勝負評價棋手有多麼枯燥，並且也不能說勝者就強、敗者就弱。

如果只以勝負評價棋手，那麼尾原武雄老師該怎麼評價呢？頭銜戰只露過一兩次面，到了也沒得到頭銜，將來，時間長了，尾原武雄的名字也許會被埋沒，但是，他的思想十分了不起，徹底發揮棋子效力的觀念打動了許多人的心弦。因為他的思想的影響力經久不衰，所以他也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裡。

在規模宏大這一點上，苑田勇一和武宮可以相提並論。他被稱為西部宇宙流，他的才能受到了高度評價。我甚至有時候會想到，「他恐怕在武宮之上」。

但是他的實績卻不多，如果說是因為在關西，沒有地利，那只好說他的運氣不好。像他這樣令人惋惜的圍棋武士有很多，默默無聞地走完了自己的圍棋道路。

我不能否認，我不完全同意武宮的所說和所寫。實話說，他的有些想法和我針鋒相對，我甚至奇怪，我們是同代人，為什麼感覺和想法會有這麼大的距離呢？

他比較喜歡說漂亮話。

比方他愛說：「人生來就是偉大的。正因為人的偉大，神才把圍棋這種出類拔萃的遊戲作為禮物送給人們。所以，下棋可以給人間帶來幸福。」

多麼浪漫的故事，但是我卻無法接受。

和他正相反，我確信人並不偉大，反而是愚蠢的存在，正因為天生愚蠢，才不斷地刻苦努力，也許有朝一日能跟上某些偉大人物的步伐。我真是這樣想，這大概只好說是感覺和想法的差異吧。

也許，這是我從小形成的想法，我總覺得，自負少年和小毛孩子的經驗都會在他們的一生中一直拖著它長長的尾巴。不過，不管我們的想法多麼不同，觀點多麼對立，棋手最終看的還是棋。「不管怎麼樣，你的棋還是不錯。」這就是我對棋手同仁的基本態度。

像武宮那樣的棋，天下獨一份兒。不但韓國、中國沒有，哪兒都沒有，獨一無二的「小宇宙」，而轉動這個小宇宙的，只有武宮一個人。

9-3、人生都是運氣

是人，就得拚命工作。不論公司職員、運動員、我們棋手、大家都一樣。我們都拚命工作，但是不論最後成功與否，那就要看運氣、或者那種只能叫做命運之類的東西了，為什麼命運之神看中了我，或者，看中了呢？這是我們棋手也弄不清楚的。就是說，我們也無法回答。

圍棋正如幻庵因碩所說，是「憑運氣的藝術」，我這樣說，馬上就會有人反駁：

「您的本因坊十連霸，那也是運氣嗎？」

「當然是運氣。」

「十連霸的第一期是運氣嗎？」

「是。」

「第一期的概率是二分之一，兩連霸的概率是四分之一，這也是運氣嗎？」

「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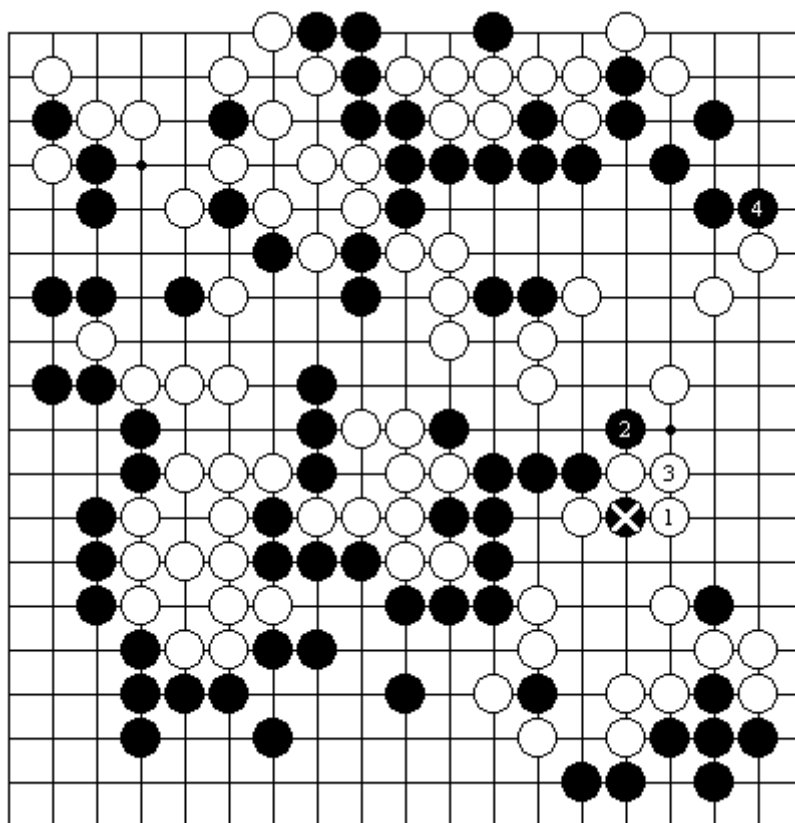
「這樣算下去的話，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十連霸的概率是一千零二十四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說是運氣了，恰當他說，應該說是靠實力取得的。」

「不能這麼說。運氣也有積少成多的時候，千分之一有什麼可驚訝的，比買彩票的概率差得多。」

……這類沒什麼結果的對話很容易想像。

我並不否認棋手所具有的實力，但是，就以十連霸為例，我的對手是武宮正樹、小林光一、小林光一、小林光一、山城宏、片岡聰、加藤正夫、柳時熏、加藤正夫和王立誠。初戰的武宮原是本因坊，以後九期的對手都是經過七個月漫長的循環賽爬上來的棋手。就是說，都是當時的最強手。論實力，挑戰者和衛冕者很難分出高低。所以人們才說，輸贏的概率是二分之一。把這二分之一的概率延續了十年的，除了運氣，我實在找不出什麼其他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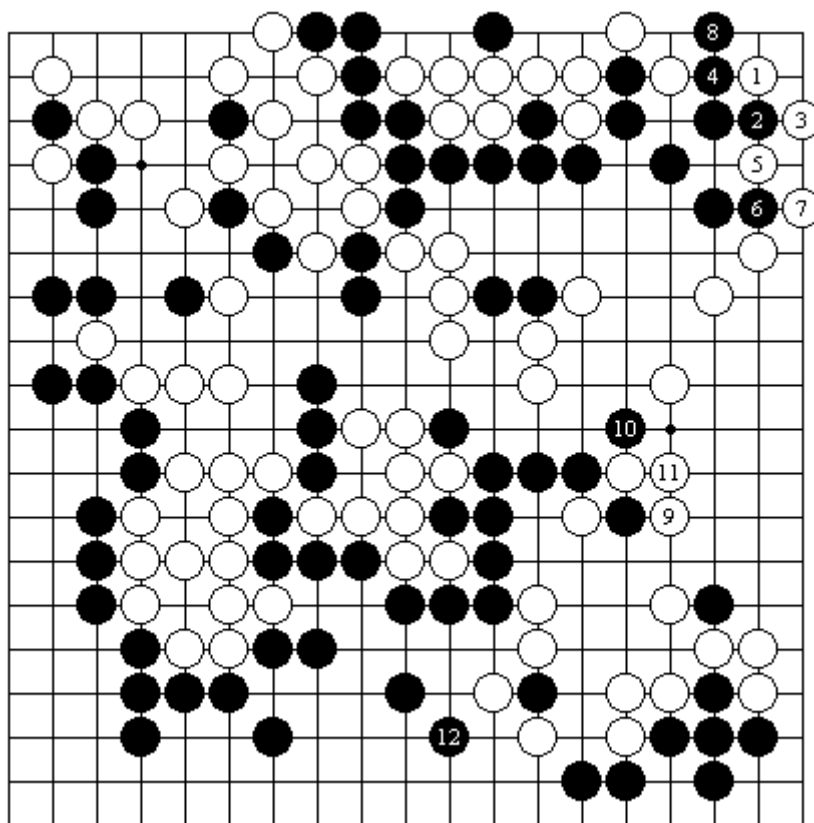
舉個例子，第六期與片岡決勝的第七局。



圖十四之一

圖十四之一在接近終盤階段，我執黑用 X 切斷了白棋，上邊和中央轉換後，黑棋還保持著優勢。切斷只是一般的先手，白 1 的打吃也是很普通的應著。

之後是黑 4 的擋，這樣清清楚楚，黑棋勝 3 目半，但是實際上，這時候黑棋正面臨著極大的危機。走完 X，我一下子就發現了，現在還記得當時心情的悸動，然而片岡卻沒有看出來。



圖十四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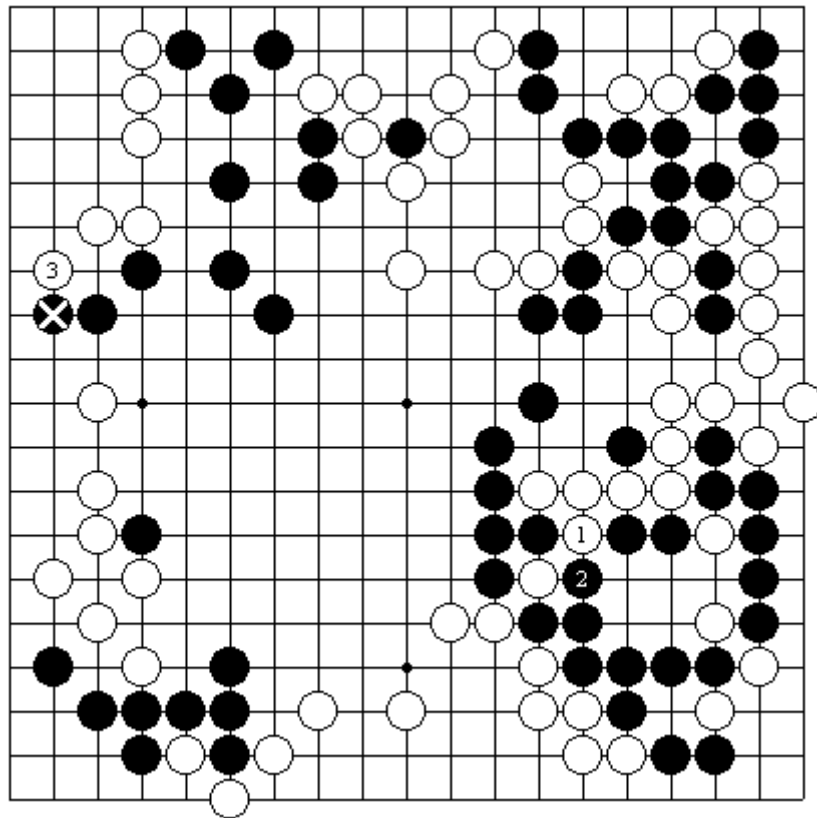
圖十四之二不馬上應黑 X 的切斷，右上角就有從白 1 開始的手筋。說是手筋，並沒有什麼難解之處。黑棋從 2 到 8 必須把白棋吃掉，這樣白棋侵角就有先手 9 目的便宜，之後再走白 9 也不晚。

這個時候的 9 目真可謂關係重大。當然，在這兩張圖裡都有孰先孰後的問題，但如果片岡照圖 2 下手，局勢就會起翻天覆地的變化，黑棋可能就輸了，可是片岡沒有發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是靠運氣。

這次本因坊防衛戰，我先三勝一敗，後來又窩窩囊囊地連輸兩局，被片岡扳成了三平。實話說，我都感到絕望了。但是我卻贏了最後一局。這個贏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對方送過來的。

從棋戰的進程來看，片岡應該是必勝無疑。趙本因坊到第五期為止，讓位給新的本因坊。片岡最終沒有當上本因坊，只能歸因於他的運氣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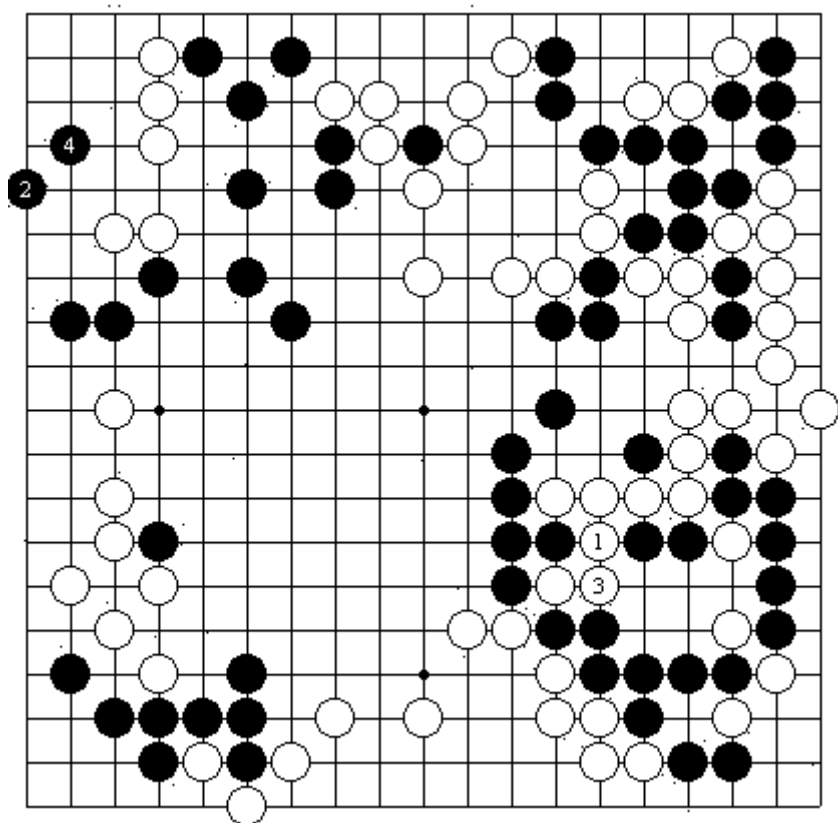
還有更早的這類例子。奪取了名人位的林海峰、取得了本因坊稱號的石田芳夫，他們在這種節骨眼上絕不會出一絲一毫的偏差。在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他們絕不含糊，從沒有過錯過戰機的疏忽。他們好像有一股力量，把命運之神牢牢地拉向自己一邊，那力量真是無比強大。



圖十五之一

圖十五之一是我和依田紀基在棋聖戰上的第六局。一般說來，在決定由誰來登基的最後一局，不管它是七局棋中的第幾局，總是波瀾起伏，充滿了戲劇性情節。大概是因為對局雙方的心理變化很大，反映到盤面上了吧。

依田的黑X立，我走完白1接，然後應了白3。當時我走得很輕鬆，我以為白1可能是先手，總之，根本沒有深思熟慮。



圖十五之二

圖十五之二，後來我看到這張參考圖，大吃一驚。如果黑棋不應白1，而走黑2進角，我該怎麼辦呢？當然，我首先會仔細對付角上的黑2，但儘管如此，還是白損。

如果順勢再走出白3、黑4，結果如何呢；扔掉了左上角的白棋，全力撲殺包圍圈裡的黑棋，但是，這麼一大塊黑棋是怎麼也殺不死的啊！就是說，白1實際上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但是依田卻沒有抓住我的空當，這個例子與前述片岡的例子屬於同類。

真可謂冷汗三斗的衛冕之戰（勝3目半）。

9-4、積土成山

就是這樣，衛冕戰在我，就像走鋼絲。四比一、四比二，光看數字，好像我還有點餘力，而實際上勝敗只在毫釐。數字並不說明什麼問題，好像只有四比三才是勢均力敵的激戰，可是，縱觀每年的棋戰，險勝的不止我一個人。

高川老師、板田老師不也是如此嗎？不能說他們就是絕對優勢。我擺他們的防衛戰棋譜時，總是會有走鋼絲的感覺，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叫道：「這樣走行嗎？老師，這叫什麼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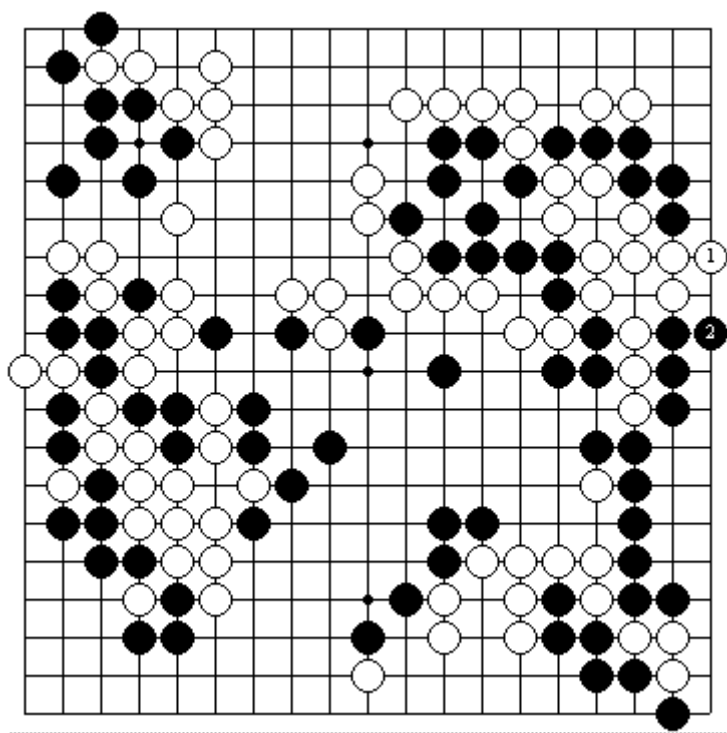
板田老師在本因坊戰中，有過連勝十七局的輝煌紀錄，前後歷時五年：三勝－四勝－四勝－二勝，總計十七連勝。三勝在前，二勝在後，四勝就是四比零

板田老師曾笑著說，「我這個紀錄可真夠冒傻氣的！」說起來，這個紀錄真有點兒冒傻氣。不一定非得四比零嘛，四比二、四比三不是也可以嗎？

人們看到這些數字，一定會想到，板田榮男真是個出類拔萃的棋手。圍棋的報刊雜誌也這樣大肆宣傳，然而實際上，就連貌似輕鬆的四比零。贏得也絕不是想像的那樣輕易。我們專業棋手看的不只是數字，更主要的是看棋的內容。就是棋贏了，我們也會說，「這樣走真危險，走下去可夠噲。」

儘管如此，板田老師還是創造了十七連勝的紀錄。這只能歸功於他那喜歡一賭勝負的個性。

本因坊十連霸之後，我在第十一次防衛失利。如果當時有人說，「趙治勳最近不正常，走棋不嚴謹。他以前可不這樣」，那我一定會對他的眼力表示欽佩。正是這樣，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當時我很焦慮：「不想個辦法可不行了。」後來我知道，當時真有人那麼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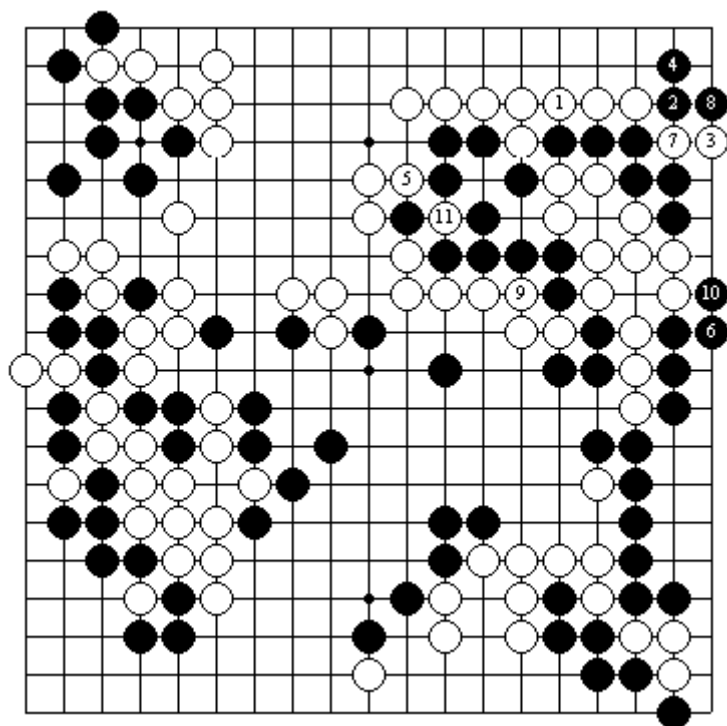


圖十六之一

我把本因坊位拱手交給了趙善津，這是第六局。即最後一局的最後一個場面。

白1立，黑2也立，很明顯，氣數不夠。我只好就此投了，當然我還有一分鐘，但是要在往常的話，這樣的蠢著真難以想像。可是就在讀秒的時候，突然不

知從哪兒冒出來了這麼個想法，「這一著不錯」。只是一瞬，就這麼一瞬，導致了我的敗北。



圖十六之二

圖十六之二如按照此圖，結果是打劫，這麼大的劫，關係到全局的勝敗，結果很難斷定，但是我覺得白棋看好。

奇妙的、好像成心想輸的一著，瞬間突然冒了出來。

這也是運氣！沒有人指責我：「這麼臭的棋，你怎麼這麼廢物！」這是因為誰都有這樣的時候，也因此，防衛失利、離開了本因坊戰這個長年慣熟了的大本營，算是徹底地認命了。當時，命運之神站在了趙善津一邊，悔恨之心當然不會沒有，不過悔恨又只是悔恨而已。

這樣看來，顯然人並沒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首先，我就是這樣，現在正在看我這本書的讀者不也有同感嗎？

人並沒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

我不大喜歡大道理，不過上述確是我的人生哲學。人，沒有什麼可驕傲的，說什麼都沒有，有點兒過分，也許零七八碎地多少有那麼一點點兒吧。那麼我來訂正一下：也許有那麼一兩點可以使人感到自豪的東西，但是頂多不過如此。

我覺得，決定事情成敗的是極其微妙的因素，一盤棋如此，社會上所有事情的運行不也是如此嗎？這是在漫長的圍棋生涯中痛切地感受到的。這些微小的東西積少成多，就可以造成巨大的成果。

你說什麼呀！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作為日本人，這是古往今來老幼皆知的。

「積土成山」。

是的，不用說那些高深的道理。確實，有這個成語就足夠了，塵土就是那些微小的東西。我們棋手苦心積慮、力求掌握的，正是這些微小的東西。這時，我們自己也是塵土，自始既不是偉人，也不是強人。但是，如果挖山不止，有一天，也許真的能夠移動大山，成為一個偉人。